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 源

2026年 · 第1期 · 总期: 179 · S\$5.00

## 春到河畔欢庆40周年

## 万马奔腾

# 春到河畔2026

- ◆ 天边飘过那朵云彩——女画家莫尼
- ◆ 风过群山——杜南发专访
- ◆ 舞台灯未熄 脚步不曾停——林楚强与潮剧的进行式
- ◆ 欢度新春 共迎马年——“新春团拜2026”圆满举行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每学年可获得高达1万5000新元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6 – 10.07.2026**

咨询 For Enquiries

☎ 6643 6475

✉ scholarship@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 编辑语

文·欧雅丽

2月，对华族社群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月份。农历新年的到来，不仅标志着岁序更替的起点，更是传统文化被重新唤醒的重要时刻——在家人团圆、节庆仪式与彼此祝福之中，传统不只是被纪念，而是再次回到生活的现场。

今年是马年，象征着奋进与行稳致远。对宗乡总会而言，这个新春更具特殊意义。由宗乡总会与多家机构共同主办的大型新春庆祝活动“春到河畔”，今年迎来四十周年。从最初的社群年庆活动，发展为今日深受公众喜爱的文化盛会，“春到河畔”见证了农历新年如何走入公共空间，让华族传统在多元社会中持续被看见、被理解、被共享。它所承载的，不只是节庆的热闹，更是一种长期而耐心的文化耕耘——在时代更迭中不断调整形式，却始终守护着华人新年的精神内核。

与此同时，我们也把目光投向那些在不同领域中，默默为文化留下痕迹的人。本期专访资深报人杜南发，他多年坚持研究与发掘华族文化史，在文字与史料之间，为被忽略的记忆寻找位置；我们也走近以行动守护潮剧、致力推动潮剧发展的林楚强，看见传统戏曲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寻找新的舞台与观众；此外，新移民画家莫尼的创作故事，则呈现了另一种文化生成的路径——对新加坡的热爱与生活经验，滋养了她在艺术创作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觉语言。

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化实践，交织出新加坡多元而立体的文化图景。它们提醒我们，文化并非单一线索的延续，而是在不同世代、不同背景、不同经验中不断展开的共同书写。正如蔡曙鹏博士在《不仅是旁观者：在对话中触摸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脉搏》一文中所写：“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不是完成的静态标本，而是持续中的、需要每一代人进行式参与书写。”正是在这样的参与之中，文化得以流动、生长，并持续更新其意义。

作为新一年的第一期，《源》希望在这春意初生的时节，与读者一同思考文化的当下与未来——如何在守望传统的同时，给予它继续前行的空间；如何在多元交汇之中，保持理解与尊重的深度。

值此新春之际，谨祝各位读者：

马年行稳致远，阖家安康，万事顺意！

愿文化之源，薪火不息；愿新的一年，步履从容，心有所向。

2026年·第1期·总期：179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 ■ 总编辑 ■

欧雅丽

### ■ 编辑 ■

陈洁莹

### ■ 英文校对 ■

何秀菱

###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会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DDI (P) 063/11/2025

### ■ 出版 ■

2026年2月

#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把童话装进罐头里 尤今
- p 7 艺术长廊 天边飘过那朵云彩 赵宏  
—— 女画家莫尼
- 12 戏如人生 舞台灯未熄 脚步不曾停 章秋燕  
—— 林楚强与潮剧的进行式
- 16 余音缭绕 青声合唱团与游吟四重唱 郭永秀
- 20 文坛掠影 风过群山 齐亚蓉  
—— 杜南发专访
- p 25 城市生活 新加坡雕塑中的鸟类形象与文化意涵漫谈 黄兰诗
- p 30 狮城艺事 不仅是旁观者：  
在对话中触摸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脉搏 蔡曙鹏





p.7 艺术长廊



p.12 戏如人生



p.20 文坛掠影

- p 34 吾乡吾族**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传奇知识分子：林苍吉建筑师 陈煜
- p 38 坡上人家** 过年的风 Krisada Virabhak
- p 40 最爱书房** 《新洲雅苑》十周年了 庄永康
- p 42 学海拾珠** 抗战时期新马华人的处境：以侨批为案例 黄清海
- p 44 文化百科** 新加坡华人回教徒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马来文化馆
- p 48 艺文脉动** 相遇、相知与重逢 贾舒颖  
—— 纪念“新加坡华族舞蹈之母”李淑芬百年诞辰
- p 51 旧貌新颜** 油池的时空切片 李国樑  
—— 当翻沙水道的清风掠过双溪加株的木业
- p 56 总会专递** 欢度新春 共迎马年 陈洁莹  
—— “新春团拜2026”圆满举行
- p 58** 春到河畔2026 王予安  
—— 四十周年盛典华丽收官
- p 61 本土文学** 潜行者之书 舒然

# 把童话装进罐头里



文·尤今

**对**于稚龄的我们来说，罐头不是罐头，它们是装着一个个童话的铁皮盒子。

曾有一个时期，爸爸失业，那时，伊文姐姐六岁、我四岁、国平弟弟三岁。当父亲在生活上处处碰壁的时候，捉襟见肘的母亲只能竭尽己能，运用巧思来喂饱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价格廉宜的罐头，因此成了餐桌上最常出现的食品。

聪慧的母亲，源源不断地把童话灌进罐头里，又让童话从罐头内爬出来，爬进我们的耳朵里、也爬进我们的心坎里……所以，每回吃这些味道近乎“制服化”的罐头时，我们姐

弟们不但没有任何的抗拒和反感，反而怀着满满的欢喜和渴望。

## 其一：茄汁豆罐头

这一天，母亲开了一罐茄汁豆。她先把切碎的大葱和切丁的马铃薯放进油锅里煎得金光灿烂的，再加入茄汁豆一起焖煮；糜软的豆，集咸、甘、香、甜于一炉，用以配搭白饭，连吃三碗，还嫌不足。

当我们在津津有味地吃着时，母亲便绘声绘影地讲起了《杰克与豌豆》的故事。

从前，有个名叫杰克的少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养的乳牛渐渐老去，再也挤不出牛奶了，只好让杰克把老牛牵到市集去卖掉。途中，杰克碰到一个古怪的老人，拿出一把魔术豆子，换走了杰克的老牛。回家后，母亲见杰克用一头牛换回这些莫名其妙的豆子，勃然大怒，把豆子全都丢到窗外。没有想到，魔豆竟然在一夜之间长出蔓藤，直直延伸到天上！好奇的杰克沿着蔓藤爬了上去，看见一座巨大的城堡，城堡里住着一个体型庞大的妇人。杰克饥肠辘辘，向她讨吃，善心的胖妇端来了牛奶和面包。忽然，传来了“咚咚咚”的脚步声，胖妇慌忙说道：“我丈夫回来了，你快点躲起来吧，他最爱吃小孩了！”她把杰克藏在锅里，巨人闻到了小孩的气味，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两头小牛后，拿出一袋金币来数，数着数着便睡着了。杰克从锅里爬出来，蹑手蹑脚地带着金币逃回家。这些金币让他和母亲过上了舒适的生活。金币用完后，他又像上回那样，爬上蔓藤，偷回了一只下金蛋的鸡。第三次，他在取竖琴时发出了声响，吵醒了巨人。杰克仓皇逃跑，暴怒的巨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杰克顺着蔓藤滑落到地面，快速抄起斧头砍断蔓藤，巨人从半空中坠落，当场摔死。从此，杰克和母亲靠着会生金蛋的母鸡，在竖琴美妙的乐声中，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当年四岁的我，仰着脸，天真地问道：

“妈妈，为什么你不把我们吃的豆子拿去种呢？”

母亲瞅了我一眼，笑道：“杰克种的是豌豆呢！你嘴里吃的，是黄豆呀！”

心思缜密的母亲，又顺势展开了机会教育：

“杰克很爱他的母亲，想让她过舒服的生活，这一点没错；但是，他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却三番几次潜入巨人的城堡里偷窃，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这是母亲给我上的第一堂阅读启蒙课——“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浩瀚的书海中，既有正理，也有歪理，我们必须具备分辨鱼目与珍珠的能力。即便是风靡世界的童话故事，阅读时也需要取菁去芜。

过了一个星期，当母亲再度开启茄汁豆罐头时，好奇的我趁她不注意，舀了一大匙豆子，学着杰克的母亲，倒到屋外。次日一早，我紧张张张地跑去查看，只见一大堆蚂蚁麇集在那儿，嘿，嘿，哪有什么蔓藤呢？

母亲知道后，笑道：

“茄汁豆在装罐头时已经煮熟了，煮熟了的豆子，又怎么可能发芽生长呢？”

第二天，母亲从菜市买回黄豆、绿豆、青豆、黑豆、红豆、蚕豆和豌豆，教我们一一辨识。她抓了一把豌豆放在掌心里，明确告诉我们：“这就是故事里所谓的‘魔豆’了。”弟弟问道：“这魔豆，会长到天上去吗？”母亲正色道：“当然不会，那只是虚构的故事——书本里的世界，和现实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在辨识豆类的过程中，我们也隐隐约约地摸清了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分野。

母亲借着一则童话，为我们进行了多重层面的教育。

结婚之后，我也给我亲爱的孩子们以茄汁豆做菜肴，不过，那是“豪华”版的——除了马铃薯和大葱之外，我也加入了鸡丁、火腿丁、熏肉和午餐肉，孩子们吃得连舌头也几乎要融化了。

## 其二：沙丁鱼罐头

沙丁鱼罐头是家里的常备品。母亲把大葱切成薄片，浸在柠檬汁里，再加入少许鱼露和糖，最后倒入沙丁鱼，那种百味麇集的好滋味啊，成了我一生的眷念。

我们吃沙丁鱼时，母亲便给我们讲述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

小美人鱼十五岁第一次浮上海面时，对英俊的王子一见钟情，为了能和王子生活在一起，她在深海里找了个女巫，要求女巫把她变成人。女巫给了她一罐药水，告诉她，喝下去后，她会失去声音、尾巴会变成人腿，但每走一步都会痛如刀割。为了爱情，她接受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她的美貌和舞姿，赢得了王子的欢心，却没能阻止王子在父母的安排下迎娶邻国的公主。女巫早已警告过她，一旦王子与别的女人结婚，黎明来临时，她就会化作泡沫。就在美人鱼绝望悲泣之际，姐姐们送来了一把匕首，告诉她，只要在黎明前刺杀王子，让鲜血滴在脚上，她就能够恢复人鱼之身，重返大海和家人共享天伦。但是，美人鱼不忍也不肯下手，在破晓时分毅然把匕首抛入海中。曙光一现，她便惨惨地化作海上的泡沫了。

那时的我，尚不知爱情为何物，却依然被这个悲情故事深深地触动了。

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有一次，吃豆豉鲮鱼时，我看着躺在罐头里那一条条黑不溜秋的鱼，问道：“妈妈，那也是美人鱼吗？”母亲幽默地回答：“是呀，美人鱼穿着黑色的礼服，要去赴宴呢！”说着，又指着那一粒粒黑色的豆豉，说：“瞧，那就是美人鱼收藏的黑珍珠了。”

长大之后，再读《美人鱼》，才发现这则童话里的爱情，面目着实太狰狞了——摧残嗓音与双足、长期承受无止尽的痛楚，以此换取一段不平等的感情，最终还得牺牲性命去保护所爱的人，这绝非爱情的真谛啊！

## 其三：红烧扣肉罐头

在所有罐头食品中，母亲对红烧扣肉情有独

钟。将罐头里那一片片肥瘦相间的扣肉倒扣在碗中，往往能呈现一种图案般的美感。在三餐少荤缺油的年月里，一罐红烧扣肉，便足以抚慰我们饥饿的肠胃了；单是那闪亮的油光啊，便能将我们的眸子化成璀璨的钻石。

吃红烧扣肉罐头时，母亲给我们讲的，是《三只小猪》的故事。

猪妈妈有三个儿子，长大后，各自出去盖房子住。性子懒惰的猪大哥，随随便便搭了一间不堪一击的茅屋；做事马虎的猪二哥，用木头盖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至于勤奋的猪小弟呢，则耗时费力建了一间牢固的砖屋。附近有一只馋嘴的大野狼，得知有肥肥的小猪可以果腹，开心得不得了。它先来到猪大哥的茅屋，吹了一口气，茅屋颓然倒塌。猪大哥逃往猪二哥的家，野狼追了过去，用力撞向木门，喀啦一声，木屋应声而倒。两只小猪惊慌失措地逃向猪小弟的砖屋，拼命大喊：“救命，救命啊，狼来了！”猪小弟说：“别慌，别慌，快进来！”两个哥哥进屋后，猪小弟镇定自若地关紧门窗，说：“没事啦！”果然，大野狼在屋外又吹又撞的，坚不可摧的砖屋始终纹丝不动。大野狼气急败坏地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最后爬上屋顶，从烟囱溜进去，猪小弟发现后，马上生火，大野狼骤然掉进熊熊的炉火里，哀嚎不已，最终夹着尾巴逃走了。从此，三只小猪便一起住在砖屋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母亲讲故事时绘声绘影，时而模仿小猪慌张稚嫩的叫声，时而模仿大野狼凶恶跋扈的吼声，我们的情绪也随之起起伏伏，紧张又刺激。

最后，母亲举起红烧扣肉的铁皮罐子，为故事添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后来啊，三只小猪分工合作，另外建了这间刀枪不入的铁皮屋，把猪妈妈也接来一起住啦！”

我们一边听得兴高采烈，一边大快朵颐，好不快乐！

《三只小猪》是我由童年而至成年都非常喜欢的一则故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不动声色

地蕴藏着意味深长的教诲和启迪，既充满趣味，也富含思想的维他命。

奇怪的是，如今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童年常吃的红烧扣肉罐头了。留在舌尖的滋味，只能在思念中不断地膨胀……

## 小结

睿智的母亲，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童话注入罐头；她让我们明白，生活也许贫瘠、也许苍白、也许无趣，但是，那支无形的画笔始终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化贫瘠为丰裕、化苍白为斑斓、化无趣为缤纷。

在母亲这种别开生面而又妙趣横生的教育方式下，童年的我，对罐头一直怀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

上了小学后，我时常跟着母亲到杂货店买东西，货架上整齐排列的罐头，总能让我的想象力任意翱翔……

“蘑菇罐头”里面，住了一群心地善良的蘑菇仙子，屡屡利用仙棒，帮助森林里的小动物脱离困境。“酱瓜罐头”里，藏着一个形貌可怖的巫婆，以一粒粒黑褐色的酱瓜当武器，为非作歹，最后，降妖大师把她变成一粒丑丑的酱瓜，让她被世人咀嚼于唇齿间。“红烧牛肉罐头”里，寄居的，当然是力大无穷的牛魔王啦，他作威作福，群兽看到他总绕道而逃。可一山还有一山高，有一天，他与虎相斗而败下阵来，虎爷爷把他拿去红烧了。在“糖渍黄桃罐头”里，住着一群美丽绝伦的桃子姑娘，有一回，果园举行选美大赛，苹果、西瓜、橘子、草莓、樱桃等水果争相报名，争妍斗丽，桃子姑娘却为了推选代表而吵闹不休……

正浮想联翩时，冷不防母亲的喊声在耳畔响起：“走吧，走吧，发什么愣呢！”

母亲提着一袋杂货走在前面，我慢吞吞地跟在后头，那些还没有结局的故事，犹在我脑子里热热闹闹地酝酿、发酵……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天边飘过那朵云彩

## 女画家莫尼



文图 · 赵宏

### 云中有佳音

不可否认地说，早期从中国南来的艺术家是新加坡美术发展最初版图和最主要景观的缔造者和启动者，尽管在这一进程中，来自英国殖民者的现代西方艺术与本地原生的马来土著艺术、古代印度教和区域内其他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与融合作用。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主要是国立艺专、上海美专、厦门美专这三个体系的延伸，来自北方的相对偏少，如作为政治家和文坛领袖的康有为自京师南下避祸而暂居于此，崔大地（Tsue Ta Tee, 1903-1974）来自幽燕北京，后期徐悲鸿也只是多次短期停留而已。彼时，北方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晚清到民国之间各种势力的争斗焦点，南方稍稍偏安，且长期在经济上较为稳定和繁荣，艺术的平民化历史相对悠长而深入人心。

这些艺术家就像天空中飘荡的云彩，在南洋之地洒下艺术的雨露，滋润艺术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华人历来重视正统与传统，南来华人艺术家一直都在费尽心力，希望创造一种既有文化传承，又有独属于自己区域风格的艺术形式，比如至今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南洋风”艺术，但终究逃不出西方艺术因子与马来文化结合的窠

臼，外在表现上总体是西方化的。真正能获得中国大陆传承近2000年的正统体制与艺术体系的认可，进入学术传承的却不多，举目四望，大概只有陈文希（Chen Wen Hsi, 1906-1991）一人——张大千曾高度评价陈文希“堪比元吉”（易元吉，南宋画家）。

历史绵延不断，终有抱薪以继火种者，在今日之新加坡，这个人大概就是莫尼。她的艺术根源出自中国正统，文化理念浑厚滋润；她接受了现代西方理念，极其注意色彩和表现等标准特征，同时主动吸收东南亚文化元素与本区域自然生态景观的营养，作

《胡姬情》生宣设色 120X80cm (1999)



品气象宏大，意境超凡，如鲁殿灵光、空谷之音——新加坡美术界有此人，即足以与中国一脉相传至今且不断发展进化的艺术体系平视并坐矣。

## 佳人自有才

中国传统水墨的精神源远流长，核心价值一直是围绕黑色的墨这一主要表现媒介进行创作。美国最重要的现代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其现代主义理论中就特别强调，每种艺术形式的纯粹性即源于其自身的特殊性。

中国画家以纯粹理性主义的、近乎苦行僧一般的禁欲倾向约束自己，在单一的墨色中寻找能够表现真实世界中复杂颜色的方法，即古书中所谓“墨分五色”也，五色在这里是虚指，是各种颜色的意思。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色彩这个在西方艺术范畴中至为重要的元素始终没有完全有效发挥出与之地位相称的影响，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也有较为鲜明的彩色作品，如金碧山水、青绿山水、世俗画和套色木刻水印年画等。有意思的是，唐代苏州桃花坞的彩色木版年画随着远赴东洋的弘法高僧传到日本，演化出日本浮世绘，而浮世绘又兜兜转转地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后印象主义绘画，比如梵高。

然而，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与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中华文化一样，始终在大量吸收更多元化的新鲜质素。尽管对于墨的执着依然进行着，这是画家的内心与精神归处，但对于色彩，或者真实的、充满活力的光影世界的表现欲望，也极大地牵扯着画家去大胆尝试。莫尼作为一位以中国画理念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长期在新加坡生活和创作，身处东西文化交错的枢纽

地带，炙烈而通透的光线与热带地区植物的硕大与鲜艳，都刺激着她的审美神经，也直接影响了她对色彩颜料的大胆使用。她笔触奔放，色彩浓烈，画面厚重而雄浑，气势磅礴，无论是主题遴选，还是表现形式与技巧处理，既能看到中国古典传统绘画的符号与元素，也能窥见西方现代艺术的精神与倾向。她笔下的女人，是兽与人、灵与妖的结合，是地母豹女，是楚辞中的山鬼，是《山海经》中的神灵；她画的鸟，是神界与真实的合体，眼睛是云朵，鸟嘴是花苞；她用的颜料，是传统的石青、石绿、胭脂红、钛白等矿物颜料，有时候也添加云母粉，增加闪亮的效果，都是鲜亮、明快的色系。这种大面积的色彩铺垫，确保了画面的灵活性与气韵流动性，不平滞、不呆板。莫尼不想成为有简单文化属性标签的、地域性的画家。中国画的玄妙之处在于写神，不在写实，莫尼接受西方艺术理论，尤其是色彩理论的影响，也感受到东南亚的热带风光与传统色彩观念，在构图和色彩上花费大量心思，弱化传统中国画所强调的轮廓与线条，让她的作品既有传统性，也趋向现代性，异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水墨画。

莫尼是神秘主义的，是浪漫主义的，也是表现主义的，这些看似有浓重的西方艺术标签的结论，放在她的作品上是合适的，毫无违和之感。李津说：“总感觉你的画有超现实主义的感觉，还有点儿图腾的味道，是挺原始的一种味道在里面，也是很东南亚的”，“很重的东南亚的感觉，这个不是待得短的人能够体会到的。比如说我去东南亚，去新加坡、去印尼，即使我待了一个月，也不可能捕捉到那么多人文的东西，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sup>[1]</sup>

《爱的记忆》生宣设色 22X62cm (2015)



## 才学有传承

莫尼自小受到身为花鸟画家的父亲莫孟初的影响。莫孟初来自书香门第，20多岁起自学画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专等地的美术人才相继转移到大后

方——四川，他因此有机会考上成都艺专，师从王朝闻、赵完璧等名师，在水彩、油画方面也有较好表现。他的创作主要以中国花鸟画为主，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群众艺术馆工作，也曾一度借调到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搞创作。

莫尼的母亲是小学美术教师。文革期间，因为所谓的历史背景问题，莫尼的父母被关进“牛棚”，莫尼只好寄托在父亲的学生家里生活，由此养成了她的独立性格。莫尼从1980年代初开始习画，在特殊的机缘下获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孙其峰赏识，并收她为弟子。孙其峰是中国画大家，称赞莫尼“用笔胆子很大”，在传统水墨画技法与理论方面对其进行耐心而严格的训练与指导。孙其峰曾为莫尼题词——“长安在何处，只压马蹄下”，莫尼视此为座右铭。在天津美院学习期间，莫尼还受到写意花鸟画家霍春阳及年轻有为的李津老师等人的影响，打下坚实的传统水墨画基础。

1990年代初，莫尼只身受聘到新加坡工作，行前只携带了简单行李、几支毛笔和中国画颜料。身在异乡，举目无亲，环境陌生，言语不通，莫尼鼓起极大的勇气，积极融入新加坡的新鲜生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业余时间教授水墨画。当时，莫尼有100多位学生，也曾先后在莱佛士女中、书法中心、YMCA、巴特礼中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等处授课，与陈有炳、蔡逸溪等同为老师。新加坡教育部曾邀请莫尼拍摄水墨画教学片。莫尼与她的学生每两年举办一次慈善画展，售画款项悉数捐赠给公益局属下机构。在那段时光，莫尼被南洋花卉植物所吸引，潜心创作，一有时间便去植物园中的胡姬花园写生，仔细观察每一种不同花形与花蕊的变化。1997年，莫尼在中华总商会成功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胡姬欲》，广获新闻媒体关注报道。新加坡美术名家何和应评价说：“莫尼之胡姬花善用蒙太奇，以半抽象手法突出花蕊与花瓣的美妙组合，象征自然之母孕育万物生机”，“幻想是艺术的核心，磨铁成钢、捏砂成金的天赋秘笈。作品能不能超越众群，飞越时空，正是这般幻想发挥的威力。”<sup>[2]</sup>

2001年，莫尼荣获第二十届UOB大华银行年度绘画大赛具象组一等奖，作品《回眸》被

收藏。不过可惜的是，由于无法临时更改已经提前安排好的家庭国际旅行出发时间，她错过领奖仪式，也因此错失一个对本地画家来说极其重要的、被社会各界，尤其是新加坡美术界同仁认识的良机。同年，莫尼考入中国中央美院绘画博士班，赴北京学习，并于200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精神》毕业大展上，以巨幅作品亮相，震惊专家与观众。然而命运再次给她开了一个玩笑，为了与家人的提前约定，她不得不再次匆匆赶赴巴黎，失去在中国美术界面前高调亮相的机会。

此后的时间里，莫尼先后远赴美国，受聘于费城艺术大学，教授中国画选修课，并于2007年在费城举办《花鸟世界》个展；2010年应邀在哥本哈根参展；2015年在纽约与另外四名艺术家举办“五人联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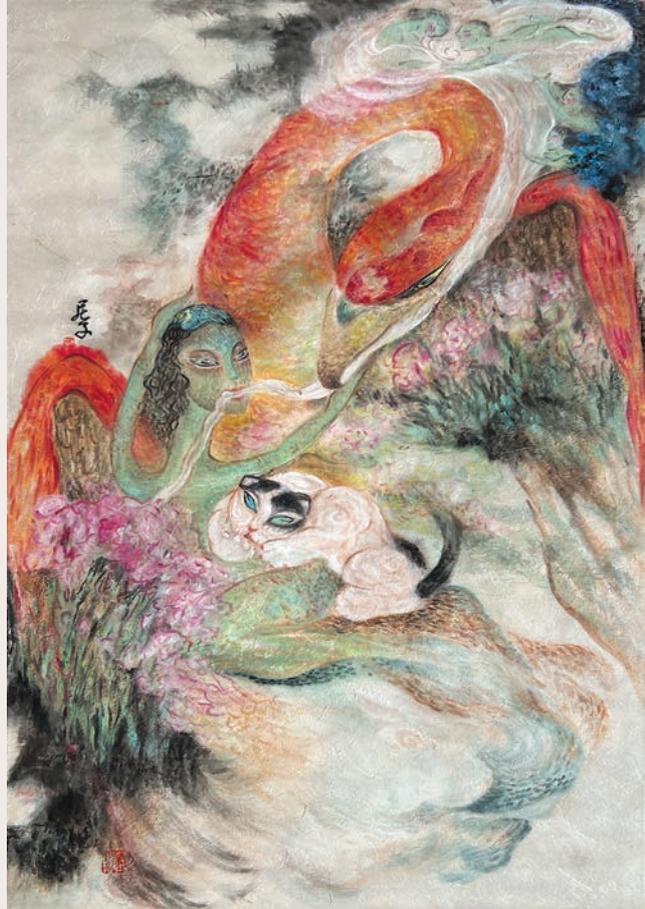
艺术是风险极高的人生选择，大多数学艺者因为缺乏才华而成绩平平，即使有一定天赋，如果没有机会获得名气，也难以在美术界确立地位和影响，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穷困潦倒。莫尼错失两次重要机会，似乎是与扬名立万失之交臂，但性格自信且潇洒的莫尼却对这些不以为意，她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作为一名女画家，她还要更多地付出兼顾家庭的责任，甘愿跟随先生的工作和节



《花神》有色生宣设色 144X74cm (2019)



《花样年华》生宣设色 50X50cm (2021)



《花妖》韩国手工纸设色 94X64cm (2025)

奏，不断转换时空，游走世界。她欣然接受人生的不完美，相信只有不完美的人生才是追求自我价值与精神内涵的动力，才能让她在艺术创作上去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在一般人眼中，她似乎一直是清高和神隐的状态，不喜欢被人关注，但佛系水瓶座的莫尼其实只是希望一切都顺其自然。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默默地坚守自己的艺术。如今，莫尼年过花甲，决定不再漂泊，把新加坡当成最后的归属，把自己的艺术也归位于火热的南洋。

### 诸相皆有因

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精神层面的再现。画家看到物象，也看到物象背后的生命。莫尼的每幅画里都有云，云是她飘荡的灵魂。画里的人物都具神话色彩，有人说是豹女，有人说是妖灵，其实是有灵魂的动物。莫尼喜欢画大鸟，也画胡姬花，花蕊幻化成女人，男人则变身为小鸟，出现在人物头饰部分。更多的主题是猫，猫是家庭中爱的象征，温顺、欢乐。瑞士的雪山、古代的城堡、现代的都市，都变成隐隐约约的中国山水，成为画面的背景，渲染气氛。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莫尼以韩国手工轻薄皮纸制作的《花妖1》与《花妖2》，前者以一只艳红的巨凤拥抱了宇宙的一切——吞云吐雾的绿色女妖、蓝绿色的猫灵、热腾迸发的花草植物；后者似花非花、似草非草，手捧的巨大盆栽幻化出有鸟头的女人面容，悠游的人体缠绕，在莫尼的精神世界里，生命与自然万物超现实地共存，还不分你我，融成一体。《世外》甚至以一朵绽放的花蕊花灵，包罗了世间万物”。“《我是一朵鸡蛋花》的豹纹肉感女体，让生命与植物相结合。鸡蛋花是东南亚民间的‘国花’，落地不败，男女爱在发边头上簪上一朵”。<sup>[3]</sup>

作家余云喜欢莫尼，说画里“细洁的小鸡蛋花，让孕育万物也包括手中花朵的豹女地母，愈发庞大；扑面而来的大瓣花，也因其他物体不成比例的渺小而更夺目”，“在热带，鸡蛋花既是‘绽放给天神观赏的花’，与天堂、圣境、世外桃源的意象有关，在不同的语境如马来习俗里，也是祭拜给逝者的亡灵之花。但鸡蛋花更是凡常之花、东南亚的国民之花，旅店内外、路边街头、坡上水旁、公园或私人庭院，随处都能遇见”。<sup>[4]</sup>

莫尼将笔墨当作灵魂的通道，牵引观者进入心灵与自然的共舞。女子与禽鸟、花草、云气相互交融，不再是视觉融合，而是宇宙能量和对自然的召唤。

## 心属云与风

莫尼爱新加坡——“新加坡永远是我心中抹不去的情结与思念，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东南亚文化艺术一直滋养着我。那里是我人生经历的启程，同时也是我艺术创作的起点。色彩斑斓的胡姬花，壮硕饱满植物与形体各异的飞禽，它们是真实的物，真实的景，这奇妙的大自然给了我艺术创作无限的想象空间，让我沉浸在不受任何约束的灵魂世界中为所欲为，幻想以自己的艺术表达形式赋予它们艺术生命。新加坡的生活给我艺术创作注入丰富的营养剂，于是我在艺术创作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与位置。”<sup>[5]</sup>

生活中的莫尼极有仪式感。在如切一带的小贩中心吃蒸鱼，她会摆上雪白的台布，拿出上好的红酒，用水晶酒杯享用，饭后还要有甜点，那是最后的满足。周围众人投来惊愕与艳羡的目光，她毫无顾忌。她是为了保持画家与普通人的一种距离感，提醒自己现实并非真实，画面的真实要比真实更真实。

### 注释：

- [1] 李津，《李津写给莫尼》，《莫尼画集——妖灵花娆系列》，2025年。
- [2] 何和应，《序》，《莫尼画集》，2015年。
- [3] 黄向京，《豹女花妖鸟兽共存——莫尼水墨画的超现实意境》，《联合早报》，2025年10月18日。
- [4] 余云，《地母捻一朵鸡蛋花》，《联合早报》，2025年10月20日。
- [5] 莫尼，《后记》，《莫尼画集》，2015年。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西方美术史博士)

# Moni, the Female Painter, Like a Cloud Drifting Across the Sky

Moni led a life imbued with ritual. While enjoying a steamed fish at a hawker centre in Joo Chiat, she would spread out a pristine white tablecloth, uncork a bottle of fine red wine and sip it from crystal glasses. Dessert came as the perfect concluding element. She remained completely unaffected by the astonished or envious looks from those around her. She performed these gestures intentionally to maintain a specific distance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everyday world, to remind herself that reality is not the only truth and that the truth expressed in her paintings is, in its own manner, more authentic than reality itsel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has a long-standing spirit, and its core value has always focused on the supremacy of black ink. Clement Greenberg, the most influential critic of American modernism, emphasised specifically that the purity of each art form comes from its unique specific nature. However, similar to Chinese culture—highly inclusive and adaptive—traditional ink painting has gradually integrated a wealth of diverse and fresh components. Although commitment to ink remains the painter's spiritual sanctuary, the desire to express colour or the vibrant realm of light and shadow, also drives the artists to explore broadly.

Moni, an artist roo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painting, has lived and worked in Singapor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Situ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Singapore's vibrant yet clear light and its lush tropical flora constantly inspire her sensibility and directly influence her striking use of colour. Her brushstrokes are unrestrained; her hues vibrant; her paintings are rich, powerful and majestic. Whether in her themes or in her approach to form and technique, one can observe both the symbols and motifs of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alongside elements of Western modernist spirit and inclination.

The women depicted in her paintings are hybrid creatures—half animal and half human, half spirit and half demon. They evoke the Leopard Woman of the Earth Mother, the Mountain Spirits of *Chu Ci*, and the legendary characters from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birds she depicts inhabit a space between the divine and the tangible, their eyes resembling floating clouds and their beaks like unfolding flower buds. She uses classic mineral pigments—azurite, malachite, carmine, titanium white—and sometimes incorporates mica powder for sparkle. These bright, vibrant colors give her paintings a fluid quality.

Moni declines to be restricted by basic cultural tags or geographical identiti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ainting lies in conveying the spirit rather than adhering to realism. Her work is influenced not only by Western artistic theory, particularly colour theory, but also by the tropical landscapes and traditional colour concept of Southeast Asia. She devote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composition and colour arrangement, blurring the outlines and linear emphasi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 As a result, her works reflect a blend of both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elements, setting them apar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ractices.

Moni is mystical, romantic, and expressive. Although these terms carry strong connotations of Western art, they are appropriate and insightful in regarding her work.

Moni loves Singapore deeply. She once said, "Singapore will forever remain a permanent part of my heart and a source of longing. Its distinc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and artistry have consistently inspired me. It marked the starting point of my life's voyage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my creative path. Life in Singapore has provided me with plentiful inspiration for my work, and through it I have found my unique artistic language and my position within the world of art."

## 舞台灯未熄

## 脚步不曾停

## 林楚强与潮剧的进程式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周**末的午后，我联系了林楚强。他刚结束在黄埔社区俱乐部的一场演出，声音里仍带着未散的舞台回响。经过几番忙碌的行程安排，我们终于相约在史丹福艺术中心的一间小咖啡馆——“Cheerful Goat Café”见面。那是一个阳光柔和的午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林楚强坐在窗边，神情温和，语调从容。当他谈起潮剧，眼神便闪烁着光——那是一种源自热爱与坚持的光，安静而坚定。从那一刻起，我知道，眼前这位既在职场沉稳深耕，又在艺术世界默默耕耘的文化守护者，有着一段值得被记录的故事。

### 从一卷录像带开始的潮剧之缘

身为“半潮州、半福建人”的林楚强，自少年时期起便对潮剧产生浓厚兴趣。1986年，他十六岁时，在偶然的机缘下看到一卷潮剧录像带。录像中的演出与他幼年所见的街头戏班判若两世界——画面精致、唱腔婉转、舞美考究，这种迥然有别的戏曲魅力深深吸引了他，也在他心中埋下了日后与潮剧不解之缘的种子。

不久后，一次学校的课外活动中，他意外看到自己的文学老师杨秀钦正在弹奏琵琶。杨老师是南洋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荣誉学位论文《论商鞅之学术及政绩》曾获王叔岷教授的高度赞赏。他不仅学识渊博，文笔出众，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精通琵琶与扬琴，具备听曲记谱的能力，并经常撰写与潮剧相关的评论文章。杨秀钦的博学与对艺术的热忱，对林楚强产生了深远的启发。

1987年，约十七岁的林楚强在杨秀钦老师的引领下，第一次走进“潮剧联谊社”。那天恰逢剧社排练折子戏，他临时被安排上场饰演龙套，从此正式踏入潮剧的世界。此后，他持续参与联谊社的各类活动，偶尔担任小角色，也参加课程与排练，从实践中深入体会潮剧的唱、念、做、打。这段持续近十年的学习

与演出经历（1987年至1996年），成为他理解潮剧艺术精神、体悟舞台生命力的重要阶段，也为他后来投身潮剧推广工作奠定了深厚基础。

林楚强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得到肯定。为庆祝成立十二周年，潮剧联谊会于当年8月10日在维多利亚剧院呈献由林鸿飞导演的《狄龙案》，他首次登上大舞台，饰演主角之一“狄龙”。那一夜，不仅象征着他从业余爱好者迈向成熟表演者的转折，也见证了他对潮剧热情与坚持的成果。

1996年的《狄龙案》演出，对林楚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次登台不仅代表他多年努力的成果，也为他的潮剧旅程画下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此后，由于工作重心逐渐转向职场，他不得不放缓排练与演出的日常节奏，偶尔参加其他社团的邀约，参与一些客串角色。

## 舞台暂别 潮音随行

2005年，他被聘请到中国工作，踏上了人生新的阶段。离开熟悉的剧社与舞台，他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金融业的管理与拓展上。尽管工作繁忙、生活节奏紧凑，他对潮剧的热爱从未减退。他常利用假期，或飞往汕头，或前往中国各地，只为亲眼欣赏一场潮剧演出，并与戏曲前辈——如陈浩忠、林立勤等中国著名潮剧名家交流学习。即使身在异地，他依然与本地潮剧界保持联系，几乎每隔两三年便回到新加坡登台演出，与昔日剧友相聚，延续他与舞台之间不曾中断的情缘。那份跨越千里的执着，让潮剧的旋律始终在他心中回响。

2018年底，林楚强回到新加坡，不久便迎来突如其来的疫情。疫情期间，剧场关闭、活动停摆，戏班的朋友们陷入艰难的处境——没有演出，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眼见同行受困，他心中十分不忍，便主动筹划线上演出，为大家寻找新的出路。出乎意料的是，这项计划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让一批潮剧艺人因此多赚取了一些演出补贴，这犹如久旱逢甘露，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线生机。

这次经历让林楚强深刻体会到，数码科技不仅能解决燃眉之急，更可能成为传统戏曲推广的新途径。借助网络与影像的力量，潮剧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剧场之内，而能跨越时空，让更多观众——包括海外的潮剧爱好者——也能欣赏到这门独特的艺术。从那时起，他以企业管理者的远

见与创新思维，为潮剧注入新的生命力，尝试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这门传统艺术突破年龄与地域的界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 一间工作室 撑起潮剧的新根基

2021年2月21日，林楚强创办的“华族戏曲工作室”正式成立，成为他多年理想的具体实践。为了让潮剧拥有一个属于本地人自己的基地，他不计成败，自掏腰包十多万元，先后租借场地、购置戏服与专业摄影器材，并花费好几万元将整个工作室装修成一个摄影棚似的空间——音响、灯光、背景全都电子化，布置得专业而灵活。他深知，要让潮剧在本地真正迸发生命力，这些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若每次排练都要临时租借场地，不仅难以持续，也容易让人心生退意。

工作室原先设在阿里哇艺术中心（现已迁至史丹福艺术中心），空间虽不大，却因巧思而充满活力。林楚强善于变通，将它打造成多功能摄影棚，既是拍摄场所，也是剧友交流的平台。过去几年，工作室共录制了50多集《潮曲云唱》，成为乐龄潮剧人的乐园。2023年又推出《蔡瑞芳潮剧艺术专辑》和《陈巧鸾潮剧艺术之生旦净丑》两部影像作品，前者回顾蔡瑞芳四十余年来的舞台精华，后者展现新荣和兴班班主陈巧鸾深厚的“戏布袋”表演功力。

“戏曲的传承不仅在于演出，也在于保存。我重视表演与影像的记录，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公开‘潮剧数码档案馆’，为本地潮剧史留下珍贵的资料。工作室的脸书专页亦积极推广不同剧种的演出信息，并无偿借出场地、服装与戏曲用品给需要的团体，在艺术推广与社区互助之间架



《赵氏孤儿》里，林楚强（右）饰演程婴，马清清（左）饰演庄姬公主，陈丽云饰演孤儿。

起一座温暖的桥梁。”

自“华族戏曲工作室”成立以来，林楚强并未局限于幕后制作的角色。他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亲自参演潮剧的重要角色，同时兼顾策划与拍摄工作。无论是担纲主演，还是统筹录制，他都全情投入，力求在表演与影像保存之间取得平衡。过去几年间，他主导并参与的多部作品，不仅丰富了本地潮剧的影像档案，也让观众看见一位兼具表演热忱与时代眼光的潮剧人。

## 《于谦》：六年心血的登台时刻

近年来，林楚强在表演与制作上不断突破。2024年12月22日下午5时，华族戏曲工作室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九楼剧场呈献全本新编大型潮剧《于谦》。这部作品可说是他近年最重要的心血之作——从构思到完成，历时六、七年。早在2021年成立“华族戏曲工作室”之前，《于谦》这个题材就已在脑海中反复盘旋；他始终希望有朝一日，能以潮剧这一载体，将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事呈现给本地观众。

“打从第一次在上海看到绍剧《于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体现出一位富有正义感、大胆又有勇气的民族英雄。”林楚强回忆说：“为什么潮剧没有人要写这个题材？于是我就想——自己来吧！我自己一针一线把这出戏搞出来。”

《于谦》是本地首部由业余剧社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潮剧，可谓少见的“大制作”。

然而，对林楚强来说，制作规模从不是关键，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有限资源下让作品落地。他坦

言：“我们很幸运，项目得到了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在财务预算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帮助，

解决了剧社大半的需求。其余部分，就靠朋友圈里的支持者，各自量力而行。”

在技术与艺术层面上，《于谦》的完成亦离不开众多戏曲同仁的支持。剧社获得了华族戏曲协会的黄萍老师、新荣和兴潮剧团班主陈巧鸾，热心剧团的许素珍老师，以及工作室的蔡瑞芳与吴智瑞老师的鼎力协助。在唱腔设计和音乐编排上，还特邀中国广东潮剧院的一级潮剧作曲家章振宇老师义务帮忙谱曲，使作品在艺术品质与舞台呈现上更具内涵。《于谦》的成功，不仅印证了林楚强多年来的坚持与远见，也为本地潮剧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 从镜头到舞台： 潮剧的新路径与新篇章

近年来，林楚强在舞台创作之外，也积极探索潮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角色，尝试让传统艺术参与公共议题、走进日常生活。2024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本地五个传统戏曲团体，与新加坡警察部队、国家公园局、保健促进局、陆路交通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合作，借由潮剧、越剧、粤剧、海南剧与京剧改编经典片段，把反诈骗、交通安全与健康意识等信息巧妙融入戏曲表演之中。

在这项计划中，林楚强以华族戏曲工作室主席的身份参与演出，饰演包公，演绎灵感来自传统潮剧《包公会李后》的改编短片。该视频于2024年11月21日上线，将反诈骗主题融入剧情之中，以包公智破迷局的方式提醒公众提高警觉，警惕来历不明的信息，避免坠入骗局。谈及这次拍摄，他笑说：“舞台演出情绪是连贯的，但视频是一段一段拍，同一个动作要从不同角度反复来。”虽然形式大不相同，他仍乐于拥抱这种尝试——在他看来，这是让潮剧贴近现代观众、走进现实议题的一条新路径。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国家艺术理事会于2025年6月21日至7月26日携手主办首届“传统戏曲节”，这是近年来本地首次由官方机构共同推动的大型戏曲盛会，旨在以系统化的方式推广五大华族剧种，让观众在同一平台上欣赏到既有传统底蕴、又具当代表达的作品。本届戏曲节邀请五个本地剧团分别呈献潮剧、琼剧、粤剧、京剧与越剧五部剧目，其中，华族戏曲工作室的潮剧《包公误》担纲开幕演出，备受期待。



林楚强在《于谦》中饰演于谦



《包公误》演出后，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梁振伟（后排第十位）合影，林楚强在后排右数第七位

“能以《包公误》为戏曲节揭开序幕，是工作室的荣幸。我们全团上下都以最佳状态迎接这项任务，希望为戏曲节带来一个有力的开场，让更多观众通过这部作品认识潮剧、走近潮剧。”

《包公误》改编自扬剧《包龙图错断狄龙案》，新版强化了庞吉、庞后父女的权力阴谋，使戏剧冲突更集中，也让人物命运更具张力，揭示政治、伦理与人性之间的深层较量。对于林楚强来说，这部作品更具有跨越二十八年的特殊意义——1996年，他在《狄龙案》中首次登上大舞台，饰演狄龙；二十八年后，他再度接触同一故事的原型，却以成熟稳重的姿态诠释包公。从青年小生到凝重老生，这不仅是角色的转换，更是岁月在他艺术道路上的沉淀与回应，也是他潮剧人生另一段圆满的印记。

## 让潮剧在这里继续生长

采访结束后，我走进位于史丹福艺术中心的华族戏曲工作室。工作室布局讲究，设备齐全；灯光、音响与摄影器材静静待命，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下一场排练。即便只是一个独立的练习空间，却能感受到多年累积的温度——演员练声的回响、排练时踩出的步伐、录制前的准备声响，都在告诉人们这里从未停歇。

在林楚强的带领下，这间工作室不只是排练与录影的场所，更是潮剧在本地扎根的一片土壤。它见证了他与一群热爱潮剧的人持续的努力，也记录着潮剧一步步向外延展的轨迹。无论是大型制作，或社区层面的演出，他始终以同样



《包公误》里，林楚强（右）饰演包公，吴智瑞饰演包贵

的认真与热情投入其中，只为了让潮剧在这里持续发声。

回望三十多年的潮剧旅程，从少年初遇戏曲，到1996年首次登台；从海外工作期间依然奔走观戏，到回国后以数码创新推动潮剧转型；从创立工作室到推出多部作品，他始终以行动守护着潮剧，让这门艺术在时代变动中继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不曾把自己看作英雄，也不刻意强调使命，但在他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人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力量——一种相信传统值得被保存、被看见、被传承的力量。

在他心里，潮剧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只要他仍在舞台上、镜头前、工作室里继续付出，潮剧便会在这座城市里继续生长。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 青声合唱团与 游吟四重唱



文图·郭永秀

1989年9月24日，我在当时的新加坡发展银行礼堂聆听了游吟四重唱的演出以后，在《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乐评——《难得一听的四重唱》。时隔40多年，2023年10月21日我在新加坡艺术学院（SOTA）音乐厅聆听了青声合唱团50周年音乐会《都是都市》，再次听到了游吟四重唱那和谐、热情而感性的声音。他们唱了几首经典的歌曲如《春天里》《哎哟妈妈》《回娘家》等，加上活泼生动的动作，四人默契十足，又唱又演，和谐又诙谐，赢得听众热烈的掌声。

在新加坡我们很难听到男声四重唱，一般音乐会中偶尔也有四重唱的表演，但组合都是暂时性的，为了音乐会演出的需要而临时几个人凑在一起，没有一个固定的团体。游吟四重唱可说是一个例外。几十年来他们与青声合唱团共同进

退，合作无间。青声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合唱团之一，而游吟四重唱可说是新加坡歌坛上唯一的男声四重唱。

## 青声合唱团的前身：校际合唱团

游吟四重唱的成员共有4位：男高音叶顺云、男次高音陈铭孝、男中音张振兴和男低音丁友岩，四人之中我跟张振兴比较熟悉。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还跟当时正在度蜜月的张振兴、李丽英伉俪一起到澳洲珀斯（Perth）旅游，一起在珀斯海边采鲍鱼呢！另一位比较有联系的是为他们钢琴伴奏的曾培双。因为培双经常在音乐会上为合唱团或独唱伴奏，虽然在所有听过的钢琴伴奏中，她的技巧不是最好的，但她对音乐的感觉特好，伴奏时对乐曲的演绎到位，乐感极佳，个人非常欣赏她。



游吟四重唱，左起为：陈铭孝、叶顺云、张振兴和丁友岩

# 际合唱团 青年華樂隊 聯合呈獻 歌樂晚會



齐文洋指挥早年的青声合唱团



陈铭孝指挥青声合唱团



青声合唱团表演，曾培双伴奏

提起游吟四重唱就不得不说一下青声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在新加坡的歌坛上一直都很活跃。1973年，吴世铭任教育部音乐视学官，当时教育部属下有一个青年音乐家协会，协会有两个合唱团，一个是齐文洋所指挥的专唱华文歌的青声合唱团，另外一个是由David Lim所指挥的专唱英文歌的Youth Choir。

当时吴世铭联合了五间学校的合唱团，一起搞演出。这五校是圣尼各拉女校、中正中学分校、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南侨女中以及华义中学。这五校联合合唱团达500多人，由吴世铭老师指挥，朱美玲老师电子琴伴奏，曾培双钢琴伴奏。我还记得他们唱的最多的经典歌曲是《去到百合花盛开处》。五校联合合唱团的演出大获成功以后，指导老师和学生们都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于是他们精选出唱得较好的学生，并广招会员，成立了一个校际合唱团。当时所有的指导员，包括来自五校的朱林妹、伍秋梅、叶玉莲、齐文洋等，钢琴伴奏有朱美玲、郭翠红、郭晋凌等。

本来校际合唱团是一个发展前景很好的合唱团，团员都是精选的，声音好又充满干劲。后来因教育部长更换，教育部改制，校际合唱团以及青年音乐家协会等团体被解散。再加上当年五校联合合唱团的团员已从中学毕业，有的工作，有的继续升学，因此再称为校际合唱团已不太恰当。但他们无法放弃对歌唱的热爱，1976年这群人注册了一个新的团体，叫青声合唱团，开始了他们在本地歌坛上50多年的长征。

青声合唱团成立以后，演出频仍，每年在新加坡都举行音乐会，同时也经常受邀到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中国的北京、台湾、香港等地表演。1986年，青声合唱团远赴芬兰的赫尔辛基参与艺术节的演出。

1973年到1993年之间，在齐文洋老师的领导下，青声合唱团进入发展蓬勃阶段。期间，合唱团成功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音乐会、合唱营和音乐讲座；还先后邀请了芬兰、德国、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及中国等地多个合唱团莅临本地合作演出，举行一系列的音乐会。

青声合唱团里有两个小组，一个是游吟男声小组，另一个是苑璇女声小组。1975年他们参加了新加坡电视台主办的“斗歌竞艺”比赛，游吟男声小组荣获第一名，第二名是七人小组，第

三名就是苑璇女声小组。当时的游吟男声小组共有11位年轻的歌者，随后他们又参加了由新加坡电台及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歌乐争辉”，并以《变了心的姑娘》荣获合唱组冠军。当时的钢琴伴奏是郭晋凌，由朱林妹老师特别花时间费心事为他们作免费的指导。

在齐文洋老师指挥下，青声合唱团在乐坛表现十分活跃。1981年，合唱团到台北表演。除了在本地及国外的一些表演以外，青声合唱团也积极为国外合唱团在本地主办演出，比如1989年他们就主办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来新加坡演出《北京之歌》，在新加坡大会堂连演五场，场场满座，并在观众的要求下临时再增演两场。这场《北京之歌》音乐会轰动了整个新加坡合唱界。

1990年青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演出，由齐文洋指挥。1991年青声合唱团邀请到中国著名合唱指挥大师杨鸿年到新加坡训练及指挥青声合唱团，并举办音乐会。为了提高合唱团的水

平，青声合唱团还经常邀请来自中国的合唱指挥担任客卿指挥，策划音乐会。曾与合唱团合作的指挥家，除杨鸿年以外，还包括曹丁、吴杰等。

### 游吟四重唱： 叶顺云、陈铭孝、张振兴与丁友岩

游吟四重唱在青声合唱团的羽翼下慢慢地成长，由最先11人的游吟男声小组，慢慢减少到4人：叶顺云、陈铭孝、张振兴和丁友岩。他们年龄相仿，志同道合，对歌唱由衷的热爱，每次合唱团演出的时候，总会有他们的节目。在长达几十年的合作中，他们逐渐培养出彼此间的默契，以及在台上表演时活泼、开朗、幽默的演唱风格。

叶顺云出生于1951年，他是一名退休的会计师，在公司里专管税务。当了8年公务员，在跨国公司任职约40年。在游吟四重唱中，他演唱男高音部分，是一个音色优美的抒情男高音。他的语言能力比较强，能说华、英、巫、日及几种常用的方言。他也经常在青声合唱团主办的音乐会中担任独唱，业余时间参与教堂的唱诗班。近年来还在齐文洋老师所负责的颐年合唱团里协助指挥工作。2025年11月，叶顺云、张振兴、丁友岩和青声合唱团部分团员与当年校际合唱团的旧团员组成了一个混声12人小组，命名为“青韵共鸣小组”，由叶顺云指挥。在他的带领下，小组于2025年12月21日在河谷民众俱乐部主办的首届“新中马国际交流观摩赛”中荣获全场最佳团体奖。

陈铭孝是一名建筑师，出生于1956年，从

小就喜爱唱歌，最先开始参与五校联合音乐会，后来参加校际合唱团，之后又进入齐文洋所指挥的青声合唱团至今。他是1973年创团的中坚分子，深受指挥齐文洋与朱林妹在合唱音乐上的熏陶。在游吟男声四重唱中他担任次男高音的部分。大学时代陈铭孝曾分别向陈仰厚、张宝华牧师和Zimmerman教授学习声乐。2000年正式接任青声合唱团的指挥后，搞了许多场音乐会。除了努力提高合唱团的整体素质、和声水平、发掘个别团员的潜质以外，更扩大演唱曲目范围，通过活泼生动的表演方式，让合唱更平易近人，改变一般人对合唱艺术刻板沉闷的印象。

陈铭孝对合唱音乐的处理非常用心，他也喜欢编曲，无师自通，却颇有创意，尝试借鉴建筑界大师结合不同流派的建筑特点，运用在编曲当中。他经常把一些通俗歌曲、文艺歌曲、英文歌曲、福建歌曲、粤语歌曲和华文歌曲等有机结合起来，产生一种很特殊的音响效果。他把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改编成合唱曲，引导观众领略不同的地域风景、文化气息和风土人情。例如2013年他把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歌曲《不了情》，及90年代的《新不了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首哀怨缠绵的合唱曲；2014年大胆地把台湾周杰伦的《菊花台》结合经典粤剧《帝女花》谱成了《菊台秋诗》，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

张振兴出生于1956年，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曾被派驻中国福建、上海、苏州等地10多年，在苏州工业园区时任裕廊国际中国区总裁多年，并获中国相关部门颁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返回新加坡后他出任一些填海工程、码头建设等的设计



经理或项目经理，2021年获新加坡专业工程师局颁发的新加坡第二届创意专业工程师奖项荣誉。业余除了负责游吟四重唱的中低音部以外，他也活跃于本地客家人的会馆，现任丰顺会馆会长、客属张氏公会会长，及世界张氏总会、新加坡张氏总会副会长。身为客家人的他以弘扬客家文化，推广客家歌曲为己任，在多个客家团体中推广传统与带有新加坡情感的自创新客家山歌，有时他还带着专唱客家山歌的合唱团到国外如中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交流演出。

游吟四重唱中唱低音部的丁友岩，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出生于1958年。他的专业是物业管理。由于他醉心于声乐艺术，多年前已经从职场上退下来。丁友岩曾跟歌唱家周明伦学习歌唱，考获多项声乐文凭：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ABRSM）八级歌唱证书、伦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London）演唱表演证书、伦敦音乐学院（London College of Music）华族音乐演艺专业文凭。1989年开始，郭建光老师在“芽笼东老人之家”担任声乐班老师时，有时因为太忙，就请丁友岩帮忙代课，从此他就走上了声乐教学之路。目前他是新加坡人民协协会旗下资深声乐导师，在多个社团及联络所里开办声乐班，将所学的知识无私地传授于学生，敬业乐业的他深受学生爱戴。他拥有丰富的演唱经验，好学的心态使他的歌唱技巧及功底精进不少，常受邀担任海内外声乐比赛评判。

### 游吟四重唱与钢琴伴奏配合无间

游吟四重唱中，除了四位男生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钢琴伴奏，而曾培双就是这四片绿叶中的一朵花。她比丁友岩小一岁，1959年生，曾考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8级乐理与钢琴弹奏文凭。她小时候很喜欢钢琴，念中一的时候跟已故教育部音乐视学官吴世铭老师学习钢琴。吴老师告诉她要把钢琴弹好，不能只在家中弹，还要到外面多多历练，特别是为合唱团伴奏，可以训练一个人对和声的敏感度、节奏的掌握以及乐感的传递。吴老师指挥五校联合500人大合唱



游吟四重唱与郑沁表演合唱《哎哟妈妈》

时就把当时在圣尼各拉女校就读的培双拉过去给他们伴奏。曾培双高中毕业以后，在齐文洋老师推荐下参加了青声合唱团，成为该团的钢琴伴奏，从此跟青声结下了不解之缘。

曾培双的专业是大学先修班数学老师。早年她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数学系荣誉学位，也荣获南洋理工大学教育硕士文凭。因热心教育而先后于2013年荣获总统卓越教师奖、2015年国庆表扬奖章、2020年新加坡卓越数学教师奖等。曾培双经常在音乐会上为独唱者伴奏，除了青声合唱团以外，她也经常为华中校友合唱团、东艺合唱团、何彩霞老师歌唱班伴奏。

在新加坡，四重唱并不普遍。许多临时组合的重唱节目，由于缺乏长期的排练与打磨，往往难以在声音的和谐度、音准的掌握、节奏的配合，以及歌者之间的默契上达到较高水准。游吟四重唱虽非专业团体，成员平日也难以经常聚首排练，却在数十年的同团共事、同台演出中，逐渐累积起彼此间深厚的了解与信任，这份长期相处所培养的默契，使他们在舞台上能够互相配合，在音色与声部之间取得相对和谐的平衡。

再加上长期为他们钢琴伴奏的曾培双，对他们的演唱方式与艺术个性了然于心，往往能在关键处锦上添花，使整体演出更显完整而生动。游吟四重唱正是在这份数十年深厚友谊的滋养之下，以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对不同曲目作出活泼、生动而富有幽默感的诠释，为本地听众呈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演唱方式，也为新加坡音乐增添了一道独特风景。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 风过群山 杜南发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家世背景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祖居福建泉州晋江马甲镇仙公山下凤栖乡杏村的杜贞奏婚后南来麻坡任教。其父杜亮新乃十里八乡唯一的晚清秀才，民国初年（1911年）曾任教于泉州培元中学，后回乡办起了私塾。受教于父亲的贞奏长大后也成为了教书先生，只不过他的脚步迈向了千里之外的马来半岛。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强行登陆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的哥打巴鲁，太平洋战争爆发。贞奏闻讯火速经新加坡回返故里，并与友人合作在仙公山上设泉山公司开辟茶山，建起茶园来。日军投降后，他再度南来，在1947年创办的晋江会馆学校任教，与作家姚紫（泉州同乡郑梦周）同事。

两年后，妻黄欢喜携三子南来。他们一家大小在牛车水市郊马来亚铁道旁的石叻村（Kam-

pung Silat）龟仔山（俗称）顶安顿下来。

两年后，他们的第四个儿子降生。再两年后（1952年10月24日），他们添多一子（再三年后，他们终得一女）。贞奏为幼子取名南发，意为“向南发展”。

也就在南发出生的这一年，贞奏开了家汇兑公司（头盘庄丕唐），还跟丁加奴的亲戚共同创办了杜合兴兄弟公司，经营树胶及土产。几年后，贞奏自己又经营起中国生丝进出口贸易来。

自此，这个擅笔墨、长书法、能写诗填词的文人转身成为了商人。但杜家的文化之脉并未就此中断。多年之后，其子南发承续家风，成了一个真正的文人。

## 龟仔山岁月

南发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可追溯至他三四岁的时候。那时的龟仔山后山长满茅草，荒冢处处。满眼清朝古墓的野地成了他和玩伴们的游乐场，随处可见的墓碑则是他最早的文字启蒙：雍正、乾隆、光绪等帝王之名字笔画，早在入学前他已熟记于心。

六岁那年，他被送入圣马太幼稚园。一年后，南发入读全村唯一的正式华文小学——彰德学校。一年级年终考试时，他名列全班之首，后因贪玩成绩逐年下滑。小四那年，母亲把他转去铁道另一边的教会学校——圣德肋撒华英学校（简称华英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有再造之恩的林子瑄校长。



小五、小六时，南发依然无心向学，侥幸考过关。1965年，他入读刚刚建好的圣德肋撒华英中学。

中一、中二时的南发愈发顽劣。中二上学年还未结束，他已被学校记两大过两小过，后来又因冒犯老师，面对被开除学籍的处分。在这紧要关头，林子瑄校长给予他改过的机会——准允全班倒数第二的他升入中三试读一学期，以观后效。事过不久，林校长骤然离世，享年59岁。

幡然悔悟的南发在中三那年（此时的圣德肋撒华英中学校长由徐祖德接任，更名为德兰中学）考获全班第一。此后直至高中毕业，他年年名列第一。

虽然学业成绩有起有落，但这一时期，南发对华文课外读物的兴趣有增无减。

早在入学前，他每天即通过父亲带回家的《星洲日报》及《南方晚报》追看连载的武侠小说。同时，他还从村里的图书摊档租借以中国传统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的连环图书。

小三那年，他被父亲阅读的一批早年绣像本《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吸引，囫圇吞枣读完全部概要。

此外，他还在家中书柜里发现了长兄阅读的鲁迅文集及鲁迅先生翻译的俄国小说家果戈里的代表作《死魂灵》等。这些读物皆可算作他的文学启蒙。

小六那年，他的一篇作文被级任老师寄往《海星报》，获稿费两元，那是他首篇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

的文学作品。

中二那年（1966年），他接触到了《人民画报》《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红色禁品”。中三时，港版《二战史》《第三帝国兴亡史》《丘吉尔回忆录》等译本成为他的课外读物。此时的他还首次购买《明报月刊》，并成为终身读者。中四那年，除了追阅古今历史，他也开始涉猎有关天文与科学方面的书籍。就在那一年，他的两篇文章在学校毕业刊刊出，一篇是《太阳系总共有多少卫星》（笔名“宇宙尘”），另一篇是《日舰战殁记》（笔名“松涛”）。这是他主动投稿的起始。

1969年初，南发一家搬至市区（黄埔区）。多年之后，龟仔山岁月在他的笔下重现。

## 中正湖畔文墨缘

中四会考后的假期，到父亲店里学习的南发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学两周后，父亲发现他还在公司，即刻派店员把这匹脱缰的野马“押送”至加东月眠路的中正湖畔。

开始上课后，南发方知自己被编入的文科班也被称作美术班。也就是说，除了文化课学习，他们班的同学还要跟着美术主任杨惠民老师学习各种绘画技巧。此时的南发对于美术可谓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兴趣，但在多年之后，他在书画鉴赏方面的造诣有目共睹，不能不感叹这种早已“被注定”的缘分。

而他在中二的最大收获，无疑是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无论教华文的王世镇老师，抑或教文学的刘世朝（名诗人刘思）老师，其教学水平皆堪称一流：前者的第一堂课令南发终生难忘，后者身上兼具的名士风范叫南发感怀至今。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他们当年所用的那套文言文超过70%，堪称中华文化精华之选集的《最新高中华文课本》语译本（全套6册，高一和高二各修读三册）。内容从上古史散文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从王守仁的哲理散文、顾炎武的学术书信到费孝通的随笔、朱自清的游记……名作荟萃，洋洋洒洒，令学生受用终身。

这一时期的南发除了继续阅读《明报月刊》，他还在中正校外流动书摊购得新出版的《七十年代》。高一那年（1969年），他在中正校门旁书摊首次邂逅刚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刊物《猎户》，追看至停刊（三期），对其内容与设

计风格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之后，他跟编辑人之一的林任君成了报社同事。

1970年，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的南发被南洋大学中文系录取。

## 云南园遇恩师

1973年6月，结束两年半国民服役的南发步入云南园。

原拟日后经商的他入校后方知有政行系，本欲在年终考试后转系（他选修了有关课程并获特优），但因行政问题未能如愿，只好静下心来认真修读中文系的课程。也因此，他有幸遇到引领他走上文学之路的两位恩师——“古今二王”。

大二时，诗歌写作为必修课。南发选择修读具创意的现代诗，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王润华成为他开始现代诗歌创作的启蒙人。

大三那年（1975年），他修读了庄子专家王叔岷教授开设的《刘子》（又名《刘子新论》），真正领略到中国古文字之美，潜心研习的同时，行文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

这一时期，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及在《南洋商报》发表一些有关社会行政学理论简介的文稿，他的创作皆为现代诗。1979年，他把这一时期的诗作集结成书，是为他的首部诗集《酒涡神话》。

1976年，南发获选修读荣誉学位（全班52

人中6人获选）。此时的他也成为南大诗社（成立于1975年12月12日）的核心成员之一，与低两届的潘正镭、张泛等成为好友。潘、张二人首创诗乐创作，南发积极参与，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南大诗乐创作的先驱者之一。

大学期间及之后，他与张泛合作创作了不少诗乐作品，诸如《生命》《湖畔》《长河》《小画》《传灯》等。最具传唱度的当属1978年10月创作的《长河》及1982年8月创作的《传灯》，后者被誉南大诗乐创作的一则文化传奇。

1977年，获二等甲级荣誉学位的南发离开了云南园，但他的诗乐创作并未因此而停歇。

## 报业生涯

大学毕业后，南发为等一份赴德留学的奖学金，经大学辅导主任杨子国介绍，面试入职《南洋商报》电讯组，担任国际新闻翻译。后奖学金因故未能拿到，上司莫理光调他去采访组任政治新闻记者，南发的报业生涯就此开启。

1980年，他从采访组调回电讯组，同时兼任《南洋周刊》新设文艺专页“浮雕”主编及《南洋商报》新创午报《快报》助理总编辑。

《快报》起初销路有限，南发接手后大胆创新，局势很快扭转；“浮雕”是供年轻人表现新意的艺术园地，初期缺稿，整版由南发一人以不同笔名撰写（诗歌、散文、评论等），很快便吸引了一批年轻作者投稿。

1981年，南发再兼一职——《南洋商报》新创大型文艺副刊“文林”主编。这一时段的他上午主编《快报》新闻，下午翻译国际电讯，晚上主编“文林”，忙得不亦乐乎。也就在这一年，他以《南洋商报》副刊主编的身份出访港台主要报刊及重要学人作家，并以系列专版重点报道，开东南亚报业之先河。此次港台之行，他同报刊主编高信疆、应弦，作家金庸、倪匡、亦舒、三毛、林清玄、张大春，诗人余光中等一众名家成为多年好友。次年，他的首部名家访谈集《风过群山》出版。

1982年8月，《南洋商报》举办第一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颁奖典礼。负责人南发觉得该有一首主题曲，于是便跟作曲家张泛在短短20分钟内完成了诗乐《传灯》的创作。颁奖礼后，来自柔佛宽柔中学的学生把这首歌带回马来西亚，传唱至今。



1973年，杜南发于南大文学院中文系楼前

1983年，《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正式合并，出版《联合早报》及《联合晚报》。南发担任《联合晚报》执行编辑，负责编辑副刊与新闻。此时的他策划并主导了副刊《大特写》系列，以报道文学的方式发掘并报道社会事件与新闻追踪，轰动一时，影响巨大。

1987年，他调任《联合早报》执行编辑，两年后升任助理总编辑。

1990年，他调任《联合晚报》副总编辑。

虽已成为报界大咖，但南发的诗心依旧。1991年，他把近12年来的诗作集结成书，是为他的第二部诗集《心情如水》。次年，该诗集荣获新加坡全国图书理事会华文诗歌组书籍奖。

1992年，他调任《新明日报》总编辑。

此时的南发已业余研究中国书画并从事文史专题收藏多年，他撰写的记述中国古代书画流传轨迹的文章散见于本地各大报刊。

1996年，他的首部书画文集《美的足迹》（又名《中国所见古书画记》）出版。

2007年，他担任《新明日报》及《联合晚报》联合新闻部统筹总编辑。

2010年，他整理出版了近30年来发表于本地各大报刊的书画名家访谈录，是为他的第二部书画文集《隔岸看山》。

2012年，他的首部游记《古寺温泉》出版。收录的14篇游记原载于《联合早报周刊》（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也就在这一年，他获颁“南洋校友成就奖”。

2014年，年届62的南发卸下重担，离开服务了37载的华文报馆。

## 文史拼图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南发即坚持研究与发掘新加坡华族文化史。退休后，他更通过考证发掘新课题，提出新发现，一篇又一篇有关新加坡华人社会史及文化史的文章见诸报端。

此外，他还策划推动了多项文化活动的开展。

早在2012年，时任福建会馆文化主任的他便提出并担任“蓝海福建文物大展”策展人，成功征集本地及中国泉州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在金沙艺术科技博物馆举行展览。此乃本地宗乡会馆首次成功举办的专业性大型国际文物展。

2015年，他担任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禧街47号”多媒体投影剧本撰稿人，此乃本地首部



以多媒体投影技术呈现的跨世纪历史项目。

2016年，他担任“活力华彩—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顾问及策展人，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呈献的首个以新加坡华族文化为主题的多元媒体大展。

2017年，他主持了第六届福建文化节，提议并负责在新加坡国家古迹天福宫后墙上制作大型壁画《乡情》（叶耀宗绘），使之成为新加坡华族历史与宗乡文化首个艺术及市区旅游导览亮点。

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多部百年文集。

2010年，他主编的《南海明珠天福宫》首次发掘了大量历史记录，是有关这座国家古迹的最完整的文献记录巨著。

2012年，在担任“蓝海福建文物大展”策展人的同时，他还负责撰述出版了《蓝海福建·文物大展》特集，这是新加坡宗乡社团第一部涵盖族群千年历史文化实物的展览专著。

2017年，他主编了第五届福建文化节专刊——《乡情·新加坡福建人的会馆》，该专刊是新加坡第一部全面记录同一地缘籍贯族群社团的专著。

同年，他还主编了《同济医院150周年文集》。同济医院是新加坡现存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免费中医福利医疗机构，该文集汇集了专



杜南发部分作品

家学者考证发掘的同济医院与新加坡中医发展史的有关资料，极富参考价值。

2019年，他主编了《莲山双林·新加坡莲山双林寺120周年文集》（二册），并负责第一卷的文史集编务，从各方面研究和整理了这座新加坡最早汉传华人佛寺的历史，发掘了多项珍贵史料，填补了本地大型寺院史书之空白。

2020年，他主编了《世纪跨越：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报刊史料选汇编》（上下卷），是新加坡宗乡社团首部以报刊史料汇集成书的客观性馆史专著。

2023年，他整理出版了自己的最新一部文集——《文史拼图——杜南发文选集》。

退休之后的南发比之以前更加忙碌，但他还是给读者送了份福利——在《联合早报》副刊开了

个双周专栏，叫做“闲人闲语”，自认“杂家”的他融文史书画于一体，前后写了十年左右。

“赶快集结成书吧！”很多人都在催他。

为南发的游记《古寺温泉》写序的蔡文忠坦言他是“赤道上文笔才识最好的中华文人”。诚哉斯言！

“风过群山。”回望来时路，已然慢下脚步的南发轻声感叹……

#### 题图说明：

2012年，杜南发于报社办公室所摄，背景为所藏部分文人书画，包括郁达夫、丰子恺、何绍基等人的作品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好多年前即通过《早报星期周刊》及“闲人闲语”专栏注意到“文笔好的不得了”的杜南发，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他位居报馆高层。近年通过《早报》“名采”版，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及至知道了他的“底细”，依然未敢生出写他的念想。

推我上前一步的是伍木，但他只有对方的电邮地址。

“找林仰章帮忙，他们关系很近。”比我更常读报的另一半说。

但仰章也只是给了我对方的电邮地址，只好发了个以“盼复”结尾的电邮过去。一周后未见回复，想着人家可能不愿接受我这个小人物的采访，但又心有不甘，于是托何乃强医生帮我要到了对方的手机号码。

发信息过去后，很快看到了回复，说他

读过我的访谈，受访者都是他的旧识。原来他一直在等我的电邮……

很快约定了采访时间，赶到他家门口时，他已等在门口。

他语速极快，遍寻狮城，能跟他相比的只有李国樑。我所需要的资料，他早已整理好，采访过程异常轻松。快要结束时，见到他的大学同窗太太（余秀鸾）及生病在家的小外孙。秀鸾言及他近年常因过劳而病倒，“不能再写了。”

“把时间都留给自己吧。”临别时，我这样对他说。

都留给自己吧。这么好的文笔，他多一篇文章，我们多一分福气。

感谢伍木！感谢林仰章！感谢何乃强医生！

# 新加坡雕塑中的鸟类形象 与文化意涵漫谈



文图 · 黄兰诗

**新**加坡素有花园城市的美誉，如果把这座花园城市比喻作一首交响曲的话，洋溢着生机与活力的鸟类便是其中的美妙音符之一。鸟类不仅栖息在树梢，翱翔于蓝天，也以雕塑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广场、建筑与公园等日常公共空间。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即便偶尔驻足欣赏，可能也未深究：这些雕塑为何选择了鸟？其形象从何而来？它们在默默诉说着怎样的故事？具有哪些寓意？

## 历史建筑的见证与守望者

在新加坡的城市肌理中，啁啾于枝头的鸟，早已悄然伫立于砖石与记忆之间。步入一些历史建筑，略微凝神屏息，也许就能听见鸟鸣的历史回音——土生文化馆（Peranakan Museum）与赞美广场（CHIJMES）便是如此。两地的鸟类雕塑，在装饰空间的同时，更如时光的守望者，静静讲述着百年往事。

在土生文化馆门口两侧的围墙上，威武地矗立着一对雄鹰（图1）。这对鹰雕在1910年道南学校建校时可能就伫立于此，应该属于本地最早的鸟类圆雕。其材质为黑色铸铁，据说每只重达两百公斤，历经岁月侵蚀，愈显苍劲庄严。当年学校将其安置于门墙上，有镇宅辟邪之意——在华人传统中，猛禽是阳刚、护卫的象征，能驱邪守护校园安全。而“鹰”与“英”同音，也寓意英才辈出、学子展翅高飞。

1982年道南学校迁至马林百列，这对鹰雕也随之迁移。其后，当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原校址改建为亚洲文明博物馆时，特别请求学校将鹰雕回归原址，以保留历史原貌。经校方应允，1996年10月双鹰在锣鼓喧天中

“飞”回旧地，1997年博物馆开馆后再次肩负起守护之责，只是对象

由学子变为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同为学校转化而来的赞美广场也有类似雕塑。广场曾是圣婴耶稣女修道院与圣尼各拉女校的所在地，创立于1854年，具有深厚的宗教与教育背景。如今，其庭院中安置了英国艺术家詹姆斯·多兰-韦伯（James Doran-Webb）2021年创作的三组鸟类雕塑。它们分别名为《旅程》《生命的夏屋》《早餐》。不同于百年雄鹰的庄严厚重，这些新雕塑用漂流木与金属制作，线条灵动，构思现代，但同样饱含了对历史的致敬。

《旅程》（*Journeys*）塑造了两只凤头蜂鹰迁徙途中在短暂停歇后启程的瞬间（图2）。每年，这种猛禽会横越千里，飞抵温暖的东南亚，与19世纪中叶从法国远道而来的修女们“旅程”相似。艺术家借鹰的形象致敬玛蒂尔德·拉克洛修女（Mathilde Raclot）及其随行者——她们远渡重洋至此创办女校，将毕生心血奉献于教育与慈善。与蜂鹰不同的是，她们一来不复返，深深扎根异国他乡。雕塑因而超越了自然写实，象征一种不问归期的信仰之旅，一段以勇气书写的迁徙史诗。

《生命的夏屋》（*The Summer House of Life*）则由三对本地热



图1: 土生文化馆的鹰雕



图2：赞美广场的《旅程》



图3：赞美广场的《生命的夏屋》



图4：赞美广场的《早餐》

带鸟类——白腹海雕、长尾鸮与东方犀鸟——与亭状装置组成。亭之顶部覆盖着茂密的植物，形似鸟巢。栖息其上的鸟儿，每对中都有一对振翅欲飞，另一只立于旁，好似在嬉戏中窃窃私语（图3）。这些雕塑线条细腻，准确捕捉住了其神韵。亭状装置如生命庇护所，既意味着自然生机，也象征着百年来圣尼各拉女校学生们在这片绿荫中成长的记忆。鸟儿的鸣叫与少女的嬉戏声曾在此交织成青春的交响曲，今日已然凝固成了一首感人的史诗。

《早餐》(Breakfast)也十分引人注目：一只白腹海雕抓着跃动的鲑鱼振翅离开水面，动作定格于猎食一刻的张力之中（图4）。雕塑结构巧妙，重达50公斤的海雕仅靠鲑鱼尾鳍支撑，鱼身的流水则是通过内部管子隐秘循环流出，赋予了雕塑宛如真实生命的律动。

在《圣经》中，鹰象征速度与力量，而鱼象

征上帝的恩赐，雕塑藉此微妙关系，在宗教遗址的语境中，传递着关于护佑与滋养的信息。

这三组雕塑均以回收材料制作，是实践“生态再生”理念的产物。例如在菲律宾宿务制作的《旅程》，用以支撑作品的两根支架来自解体船只的海洋级不锈钢。这种材料与雕塑的主题相得益彰，象征着历史记忆、信仰传承、自我跨越、文化交流与生态再生的多重交织。

以上雕塑让公共艺术与历史遗址有机融合在一起，不仅给古建筑注入了跃动的生命，也构筑了信仰、记忆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在这些雕塑中，飞鸟既是自然的象征，也是文化的隐喻，更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途径。它们静静守望，既是纪念，也是提醒：即使在钢筋水泥间，也仍有生命在低语，历史在翱翔。

### 闹市中慰藉心灵的小天使

鸟类雕塑也飞进了本地的一些商务广场，在繁忙喧嚣的都市中与人们对话。它们既是装饰品，更是以独特的语境为背景悄然发声，为城市注入诗意，安抚心灵。

新加坡河畔的《鸟》(Bird)是哥伦比亚雕塑大师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的杰作，正趋于成为本地最具国际辨识度的又一公共雕塑(图5)。它体态丰盈，双翅收缩，神情宁静，稳“坐”于闹市。此雕塑是博特罗1990年铸造、限量发行的原作之一，由大华银行购置于此，作为回馈社会的公共艺术品。

据雕塑铭牌可知，“鸟在传统上象征和平与宁静。这件由博特罗创作的立体雕塑《鸟》，还象征着生活的喜悦与乐观的力量”，“使人能够



图5：大华银行前的《鸟》



图6：百威广场的《金鹤》



图7：莱佛士城的《飞翔》

感受到抚摸现实的愉悦”。购置者相信“只要人民心怀和平与乐观，新加坡就会不断成长与繁荣。”因此，这只胖鸟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定位与象征意义。

而作品的背后却承载着一段深刻的记忆：1995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的圣安东尼奥广场举行的一场音乐节上，恐怖分子将炸弹藏匿于《鸟》雕塑体内引爆，造成严重伤亡，悲剧震惊世界。新加坡版本的《鸟》是博特罗1990年制作的另一个原版。因此，它不仅反映了艺术家一贯的创作风格，也因其历史背景在本地焕发出更深层的寓意。这只象征着和平、欢乐与乐观的胖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可视”的沉稳与厚重。

若说胖鸟“坐如钟”，那么，侨福集团2002年建成的百威广场上的金鹤完全是“动如风”（图6）。这座金光熠熠、展翅高飞的鹤像，线条简洁有力，托举金鹤的基座形似直立牛角，呈流线型，与金鹤展翅的方向呼应。华人常以“牛气冲天”形容事业兴旺，蒸蒸日上，雕塑基座的牛角造型应含此寓意。而鹤作为华人文化中的吉祥瑞禽，象征长寿、鸿运与飞升之志。整座雕塑传递了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金鹤的灵感，应源自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雕塑基座上刻有“鹤楼主人嘱书”的如下诗句：“故国昔有黄鹤楼，北望神州几千秋，黄鹤展翅飞万里，伟哉狮城见鹤楼。”恰好印证了金鹤与黄鹤楼之间的文化脉络。雕像面朝北方，正是故国的方向，仿佛也承载着业主浓浓的乡愁与对故土的眷恋。

这首意味深长的诗句，还反映了此公共雕塑所蕴含的“私密性”：它不仅是献给公众的艺术

品，更像是一位旅人在城市中留下的喃喃心语。在寸土寸金、文化多元的新加坡繁华商务区，如此具象而低语的雕塑尤显珍贵。

在莱佛士城一进出口前也能看到展翅高飞的鸟类雕塑。雕塑名《飞翔》（*The Flight*）（图7），法国雕塑家埃蒂安（Étienne）制作，于2016年亮相。由七只飞鸟组成的雕塑位于水池上方，用青铜铸造，表面呈现出铜质天然锈色，线条圆润流畅。群鸟则飞姿各异，但均呈向上腾飞之势，恰似刚从水面跃起，充满冲天而上的动力感。在阳光照射下，古铜色表面呈现出深浅变化的光影，飞鸟随光影而动，增强了整体的动感与层次感，水池边鲜花盛开的水草则平添了几分野趣。

据作品铭牌介绍，这“七只展开翅膀的飞鸟象征着自由、和平、欢乐和希望”，“在喧闹的城市中散发出了梦幻般的宁静”。的确，它们在为身处闹市的人们提供心灵绿洲的同时，似乎还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自由与希望，勇敢跨越界限，追寻各自的“高飞”梦。

以上三组雕塑，三种旋律：《鸟》传达宁静与和平，《金鹤》寄托乡愁与愿景，《飞翔》唤起自由与希望。它们身处城市核心之地，各自演奏着城市的另一种节拍。当然，即便是对于匆忙一瞥而不知“底细”的观者而言，闹市的这种“飞鸟”自然也能缓和紧张焦虑情绪，放松身心。

## 交通枢纽的送迎专使

鸟类雕塑也现身于本地的一些交通枢纽，例如樟宜机场和美华地铁站，化身送迎乘客的“专使”，静静传递着各种消息。



图8：第3航站楼《飞翔的鸟群》



图9：第4航站楼的《鸟》



图10：美华地铁站的小鸟

樟宜机场第3航站楼的候机区中庭，悬挂着麦毓权（Baet Yeok Kuan）于2007年创作的《飞翔的鸟群》（图8）。这件装置由上百只兰色金属鸟片组成，鸟翼几何化，色彩柔和，形态轻盈。它们大小不一，分布错落有致，随着空气流动轻微晃动，令人产生飞翔的错觉，仿佛在空中聚散穿梭。

据介绍，作者是将北极燕鸥漫长的迁徙之旅作为灵感来源。蝉联全球最长迁徙记录的燕鸥，从极地飞越万里，恰如旅客从樟宜出发长途飞行的旅程。雕塑旨在“唤起旅行之美”，代表了“承诺、信任、成功、力量、自由与和谐”，颂扬了候鸟迁徙之举，象征着与跨越国家、大陆以及生活在这些鸟类迁徙路线沿途的人们在心灵上的联系。据此可知，作品表达了对乘机飞行者的祝福与礼赞。

而第4航站楼在启动使用时，则迎来了法国艺术家赛德里克·勒博涅（Cédric Le Borgne）的雕塑《鸟》（*Les Oiseaux*）（图9）。三只以金属丝手工编织的飞鸟，两只呈银色展翼高悬于出发大厅之上，在自然光照下羽翼轻盈飘逸，仿佛正伴随乘客启程飞向未知的远方；一只呈金色静立在到达大厅出口，好似在仰望上面的两只同伴，又仿佛侧身回首迎候着回家的人们。艺术家以极简造型为金属赋予了诗情与生命，令人不禁驻足凝望。

作品铭牌的说明是：三只鸟象征着天空与大地、梦想与现实的交汇，反映了日常生活的诗情。确实，立鸟代表着现实与归宿，飞鸟代表着梦想与自由。对旅客而言，它们既象征着旅程的终点，也代表新的开始。它们鼓励人们在回归与

出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像鸟儿一样自由翱翔。

与机场一样，地铁站的功能也是“送往迎来”。美华站（Mayflower Station）就“埋藏”着一组精巧玲珑的微型雕塑（图10）。作品由22只写实小鸟组成，分布于站内七个出入口及月台等视线边缘的位置，仿佛在静静凝视来往的行人。其造型取材自七种本地常见的鸣禽，如灰腹绣眼鸟、红耳鹎、蓝仙鹟等，色彩鲜明、姿态各异，既具高度写实性，又不乏生动神情，宛如偶然飞入地铁空间、短暂停驻其间的城市访客。

该组作品的创作灵感，被认为与地铁站邻近的哥本峇鲁（Kebun Baru）社区所延续的观鸟文化密切相关。该社区是本地少数仍保留“鸣鸟长廊”传统的区域之一，清晨时分，常可见年长居民携鸟笼聚集，彼此品评、交流鸟鸣。于此，鸟类不仅作为个人饲养的对象存在，更成为邻里互动与情感交流的媒介。基于这一文化语境，雕塑作品不止于再现生态意象，更唤起了社区的集体记忆，为冷冰冰的地下交通空间注入了人情温度。

与博特罗的重量级巨鸟相比，美华站的鸟雕显得十分细小、低调，属于特定场域艺术。同时，作品被置于边缘处等待关注，也仿佛在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城市里仍有空间留给了温情、诗意与非功利的凝视。

机场与车站既是出发点，又是归来地。作为梦想、希望、自由的化身，鸟类雕塑对于出发者自然有鼓励怀着理想勇敢展翅自由高飞之寓意。对于归来者而言，虽无“山气日夕佳”之境，但“飞鸟相与还”，仍可由此感受到祥和、安宁与温馨。



图11: 卡尔登酒店的《树上的鸟》

## 驿站的小旅伴

旅馆是旅途中的驿站，也是暂时的“家”。为了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本地有些酒店别出心裁，以鸟类雕塑作为迎宾小旅伴，为空间赋予了温情与浪漫。

在赞美广场对面的卡尔登酒店（Carlton Hotel）侧门圆形小广场正中央，一棵银色不锈钢“树干”上栖息着两只金色小鸟（图11）。这座名为《树上的鸟》的雕塑，线条简洁，鸟儿抬头收翅，面向闹市，神态惬意安详。因使用不锈钢镜面抛光而成，雕塑反射的光影，伴随着观者的视角而闪烁变化，静谧中流露出时尚。

雕塑铭牌写道：“树是鸟的家，巧妙地象征了卡尔登酒店就是‘远离家的家’。”为呼应这一主题，酒店前台墙面上亦有多组微型飞鸟装饰，与室外雕塑遥相呼应。正如候鸟在迁徙途中歇息于树梢一般，旅馆确实是旅行者的家。静静栖息于树的鸟儿散发出一种恬静的满足与和平的氛围，似乎在暗示旅客——这里就是你温馨的家。

位于乌节路的Voco Orchard酒店迎宾区亦站立着一只丰满可爱、体量夺目的画眉鸟（图12）。这座名为“玛薇诗”（Mavis）的略带卡通风格的雕塑，估计有两米左右，以蓝色为主色调，羽翅纹理与尾巴呈

黄色，头部微仰，躯体圆润厚重，双翼紧收。尽管体量和颜色明显夸张，但整体造型呆萌可爱。

鸟中歌王画眉鸟的鸣叫声悠扬婉转，悦耳动听。“玛薇诗”摆放在宾客出入的必经之地，恰似在担当着形象大使，以歌声迎送着四方宾客，传递出旅馆温暖待客的初心。

本地以“鸟”送迎宾客的旅馆并非孤例。比如位于市区的YAN旅馆（其名与华文“燕”同音）前台墙面亦饰有形似候鸟飞燕的雕塑，其寓意不言而喻。这些“飞进”驿站的鸟儿，化身为空间的温柔小天使，为来往旅客送上静谧的问候，让短暂的停留多了分诗意与慰藉。

以上所述，仅为新加坡公共空间（不包括植物园、滨海公园等特殊空间）的部分圆雕作品。事实上，本地还有更多样的鸟类雕塑，散布于城市各处，静静点缀着这座“花园城市”。

城市是人类具有高度秩序的建构，而鸟类普遍象征着自由。当它们以雕塑的形式现身于城市街头时，不仅让人们享受到艺术美，更是一种观念的植入——关于自由的向往、生态的回响、记忆的唤起、美好的祝愿，甚至都市人心中那份未竟的飞翔。在花园城市新加坡，鸟类雕塑为人们留下一片既可凝视、亦可感知的心灵空间。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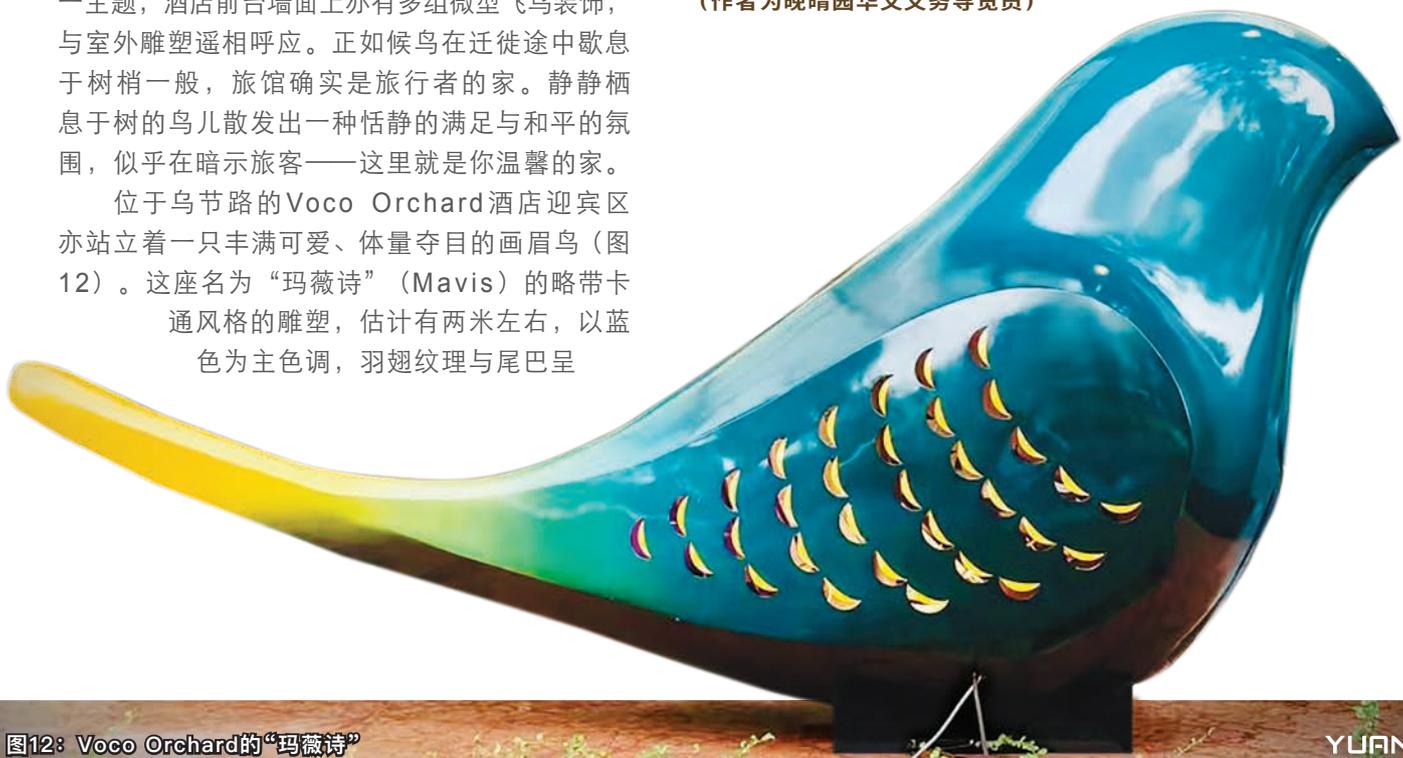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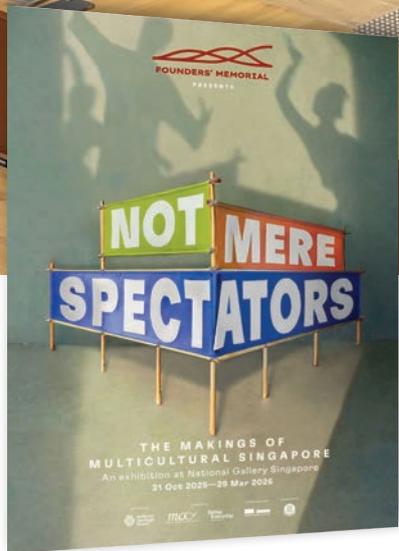


图12: Voco Orchard的“玛薇诗”



# 不仅是旁观者 在对话中触摸新加坡 多元文化的脉搏



文图·蔡曙鹏

**在** 国家美术馆《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的展厅里，一个热闹的场景映入眼帘：武吉巴督育林中学的学生们，正对着十多米宽的大银幕上的多元民族舞影，兴高采烈地即兴发挥。这个对着银幕上的马来舞者手舞足蹈，那个学着银幕上的红绸舞者，想象手里握着绸带短棍，放松手腕，灵活控制绸带的飘动。还有一个女同学，模仿婆罗多舞者自转，夸张地猛力跺脚后，为自己不甚到位却快乐的尝试而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一个巧妙的互动装置——记录下他们的舞姿，片刻后与屏幕上的专业舞者合成共舞的画面。这一刻，跨越时空与族群的“共舞”，不再是比喻，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共舞”，正是理解新加坡多元文化故事最生动的隐喻：它并非被动的观察与并置，而是主动的参与、调适与共同创造。

“共舞”正是这个展览会的关键词之一。一入门的展区，进入视野的就是不同民族的舞者于1959年12月9日在市政厅梯阶搭起的舞台上举行的“人民艺术联欢会”欢腾起舞的画面。展览分为七个展览区，分别是“聚集”“想象”“连接”“关联”“生活”“行动”和“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如同一部立体的编年史。这个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由建国先贤纪念园策划的展览，从2025年10月31日开幕以来，吸引了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民众和旅客前来参观，络绎不绝。该展览将持续至今年3月29日。

这个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0周年而设的展览，带领观众回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历史，审视建国先贤如何通过政策与基层动员，有意识地构建一个多元社会。然而，历史的构建远不止于宏观叙事，更深植于个体鲜活的探索与抉择。其中，年轻学子王康武在1950年代一场名为“Eng-MalChin”的文学语言实验，以及首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笔下充满思辨的广播剧，如同两条隐秘的脉搏，揭示了新加坡身份认同形成初期，那种混杂着理想、困惑与非凡创造力的思想张力。

## 展览现场是多元文化的当下映照

进门展区处，“人民艺术联欢会”的画面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影像，因为当时没有留下视频。这个漫画式的视频，是建国先贤纪念园委约电影导演黄乃得根据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等机构的档案资料，以及当年“人民艺术联欢会”的执行者、表演者的口述资料制作出来的。在市政厅阶梯上欢腾共舞的画面，定格了建国伊始对“多元一体”的文化想象。

访客们不仅是观看者，更通过互动装置成为“共舞”的参与者。这恰好印证了展览乃至建国先贤纪念园系列活动的深层意图：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不是完成的静态标本，而是持续中的、需要每一代人进行式参与与书写。

实际上《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是预计于2028年底在滨海东花园开放建国先贤纪念园之前的系列活动之一。由先贤纪念园出版的图文并茂的英文年刊，已经在2021年创刊，至今出版了四期，依次以《家》《持续性》《新精神》和为配合这次展览的《+65：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为主题。

配合展览出版的英文年刊《+65：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收录了9篇华、巫、印作者的英文文章。既有知名作者，也有四位莱佛士书院的中学生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短文，以及编委之一萧名恩对王赓武教授专访的文章。编委在其前言表明，试图从历史抉择中汲取当下智慧，共同勾勒这场宏大实验的思想地图。文章的字里行间引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政策与行动之前，一种属于这片土地的共同情感与文化表达，是如何在迷惘中萌芽的？



育林中学的学生对着互动装置准备起舞

## 历史十字路口的年轻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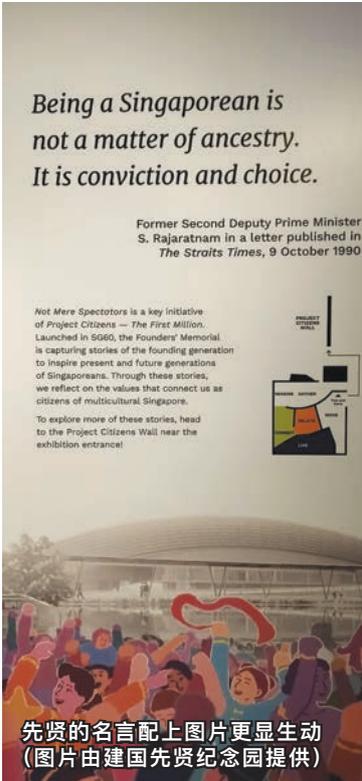
要理解王赓武当年的实验，需要回到二战后风云激荡的马来亚，把时钟拨回到1945年。英国联军在雪兰莪摩立登陆，英殖民地政府回来了。1946年4月1日，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正式成立，爱德华·根特（Sir Edward James Gent）爵士担任总督，将马来联邦、非联邦马来邦以及檳城和马六甲海峡殖民地合并为一个行政机构，首都设在吉隆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把新加坡“分”出去，作为独立的直辖殖民地进行管理。

英国殖民政府推出的马来亚联邦方案，却因削弱马来统治者权力而引发强烈反弹。曾任英国驻马来亚顾问署担任书记的翁惹化（Onn bin Ja'afar），组织了马来民族全国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UMNO）。担任主席的翁惹化，呼吁马来人反对夺取了许多马来统治者之政治权利的马来亚联邦。最终在1948年“马来亚联邦”被“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这一过程中，新加坡被分离出去管理，但两岸的政治与文化想象仍紧密相连。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历史时期，另一个在后来被马来亚开国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评价为“一个杰出的人，饱学之士，成功的商人，能干的政治家，献身社会人群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卓越的爱国主义者”的人出场了。他就是在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伯（John Eber）召集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被选为主席的陈祯禄。12月22日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向英国殖民部大臣提出三大诉求：一是统一的马



进门展区的“人民艺术联欢会”画面



先贤的名言配上图片更显生动  
(图片由建国先贤纪念馆提供)



参观者对建国先贤留下的文件深感兴趣 (图片由建国先贤纪念馆提供)

制定一部民主的马来亚宪法。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获得广泛支持，而巫统的主张，有马来人民族主义大张旗鼓的声势，刀光剑影，一触即发。这场景映射出构建多元国家最初面临的严峻挑战：统一与分离、族群权利与共同效忠。

正是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1949年，王赓武选择从南京中央大学（现在的东南大学）返回马来亚，入籍马来亚，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就读。像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一样，目击东南亚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自身为争取独立的热情。作为住在宿舍的外来学生，和年少意盛的同侪，踊跃参与任何他感兴趣的活动。王赓武从大一开始，就活跃于学生会和关注文化、文学的莱佛士协会（Raffles Society）。他还担任《马来亚本科生》（*The Malayan Undergrad*）杂志的编辑，积极参加其他学生团体活动、音乐晚会，甚至还粉墨登场，参演话剧。在宿舍或食堂用餐时，同学们的大部分谈话，无不围绕着一个核心：这片土地的未来究竟何在？

1953年，王赓武当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俱乐部首任主席，不久后主动让贤，交棒于学弟。该俱乐部创办的刊物《法贾尔》（意为“黎明”）致力于探讨马来亚团结的路径。杂志编辑

来亚包括新加坡；二是给予认同马来亚为国家、效忠马来亚的人公民权；三是英国充分考虑全部族群的意见，

部因发表题为《亚洲的侵略》的文章而遭到指控。该文援引英国工党左翼领袖的言论，对英美当时正在筹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提出尖锐批判，指其为西方帝国主义在区域持续扩张的体现，并主张马来亚不应与西方结盟，而应选择“第三条道路”。

英殖民政府认定该具有煽动性，随即逮捕了八名编辑部成员。此案由英国御用大律师D.N. Pritt主理辩护，年轻的李光耀与陈伟忠担任其助理律师。经过三天的审讯，《法贾尔》所有被捕成员均获无罪释放。这一事件激发大学生以新的方式思考身份认同，随之催生了一场文学上的先锋实验——“EngMalChin”。

## “EngMalChin”： 一场语言的乌托邦实验

作为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学生，王赓武与同伴们深感一个新兴国家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学声音。然而，面对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等多语并存的现实，用什么语言来书写“马来亚意识”？

他提出方案是：以英语为基础，有机融合马来语与华语（尤其是方言）的词汇与句法，创造一种能反映本地多元生活质感的新型文学语言；主张以文学作为认同载体：目标是捕捉市集、茶摊、节庆中那种独特的“马来亚精神”，让文学成为多元社会的艺术镜像。19岁的王赓武在诗集《脉搏》中实践了这一理念，诗中尝试将热带风光与多元文化场景，用这种混合语言表达出来。可以说是一次通过改造语言来塑造国家认同的勇敢尝试，试图在纸上建构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乌托邦。

然而，实验很快触及现实的边界。1950年印尼与菲律宾作家尖锐地质问：“为何不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马来语）写作？”这时，王赓武意识到，以殖民语言为基础的混合实验，难以成为真正的“国家文学”，文学必须根植于本土语言的生命力。当时过于专注“通过词汇塑造认同”，有时牺牲了诗歌本身的艺术质量。唯有像后来出现唐爱文（Edwin Thumboo）这样的有才气的诗人，才真正让英语自然生长出本土情感——好的文学应如活水，自然流淌，而非刻意搭建符号的积木。

这场短暂实验的挫败，恰恰是王赓武思想深化的起点。它促使他超越了“多元文化”的简单描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多元文明”框架。对他而言，东南亚及新加坡的特质在于历史上选择性吸收并内化印度、中国、伊斯兰、西方等不同文明要素的能力。新加坡的文化不是拼贴画，而是由承载不同文明背景的公民，以“新加坡人”的方式共同生活与实践，所自然演化出的新文明综合体。

### 平行的思辨：拉惹勒南的广播剧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条思想脉络在以不同形式探索未来。1957年，时任《海峡时报》记者的拉惹勒南，创作了广播剧《新国之路》。他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悲观者”与一个“乐观者”的对话，通过两者激烈的观点交锋，将建国前夕社会关于种族关系、国家前途、文化认同的普遍焦虑与希望，戏剧化地呈现出来。

这部广播剧与“EngMalChin”实验形成了奇妙的互文（intertextuality）。前者用大众媒介直接呈现社会思想的矛盾与抉择，后者则在文学领域进行形而上的语言建构尝试。两者都试图回答同一个时代之问：一个多元异质的社会，如何能想象并走向一个共同的未来？拉惹勒南的剧本，宛如一场面向公众的思想预演，为后来他作为文化部长推动多元文化政策，埋下了伏笔。

在名为“关联”的展区中，陈列着新加坡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不同时期使用的学校教材，吸引了几位年长者驻足细看。他们亲身经历了课本内容与语文政策的变迁，这些展出的旧课本悄然唤醒了他们的记忆。退休教师李女士说：“五十年代末的‘马来亚化’，让课本里开始出现哈山、三美等友族形象，无声地传递着多元文化的理念。”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双语政策的实施深刻改变了本地的语言生态，华文教材也随之逐步“新加坡化”，融入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李女士接着说：“双语政策不仅为各族群与世界沟通提供了工具，也提醒我们关注自身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只有这样，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优势才能延续。”同行的陈先生指着一本《马来语学生词典》（*Kamus Bahasa Melayu Kechil*）补充道：“看，这本词典当时对我学马来语帮助很大。您知道吗？我当年申请公民时，还须通过马来语考试呢。”

### 脉搏永续，共舞不息

几位长者缓步而行，细细端详，言语间流淌着不尽的感慨。陈先生驻足说道：“从前常见的是蔡名智的油画《国语课》，这张赖桂芳的《勿洛水患》倒是第一次看到。画得真好！不同族裔携手救灾，这样的画面真难得。”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区“行动”。银幕上红绸翩跹、印度舞跃动、马来舞柔美的画面，勾起了李女士深藏的记忆。“1958年侨南学校为筹募建校基金举办游艺晚会时，我也是台上的舞蹈员。老师就说过，‘马来亚是华、巫、印共同组成的’。那时特刊里还刊载过探讨舞蹈如何马来亚化的文章。”她言语间略带惋惜：“可惜当年英文源流与华源源流之间，交流实在太少。未来若书写我们的多元文化，这一段值得补上。”

他们走着走着，走到互动装置让人和大屏幕上的影像共舞的展区。陈先生邀请当年侨南学校的舞蹈员和银幕上的舞者共舞。李老师真的比划了几下后哈哈大笑。她说：“刹那一刻间的共舞诚可贵，理解历史抉择的复杂与未来的挑战，好像更重要。”

《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这个展览最大意义，在于邀请每一位观者肩负使命，让这场文明对话永续向前。多元文化的新加坡故事，是一部永远等待下一页的开放之书，而笔，握在每一个参与共舞的人手中。

#### 题图说明：

《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开展以来学生络绎不绝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传奇知识分子 林苍吉建筑师



文图 · 陈煜

**拿** 督斯里林苍吉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传奇般的存在——他是建筑师与植物学家，在艺术界、收藏界、音乐界、摄影界皆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历史与人类学有着浓厚兴趣，从事广泛的田野考察。他勤于思考阅读，擅于演讲写作，有着强健的体格，过着随性的生活，至今保持好奇心与旺盛精力。他的生平简历可见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纂的新加坡百科的人物词条，以及新加坡国际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委员会的本土现代建筑大师的介绍。

近年来，一些学者展开对于林苍吉在建筑与艺术领域贡献的研究。2019年新加坡国家美术

馆出版题为 *Suddenly Turning Visible: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1969-1989)*

(《忽然被看见：东南亚的艺术与建筑(1969-1989)》)的论著，书中介绍了三间富有影响力的东南亚艺术馆，包括新加坡的Alpha Gallery，林苍吉是这一艺术家合作制机构的重要推手与长期支持者。香港M+美术馆于2018年举办题为“南行觅迹：M+藏品中的东南亚”的展览，呈现卢景瑞与林苍吉在1959年至1964年间设计的住宅，亦收藏林苍吉的部分建筑档案资料。策展人王蕾2021年发表了题为 *An Embedded World-ing: The Practice of Lim Chong Keat* (《嵌入世界：林苍吉的实践》) 的文章，对于林苍吉的建筑实践做出回溯评价。

由于林苍吉的人生跨度与维度，涉猎的领域广泛，交际的人物众多，至今无人能对其做出完整准确的论述。尽管鲜少提及家世，林苍吉在公开演讲中强调integrity(原则)，亦提及他与生俱来的privilege(特权)——家庭教育与成长环境。笔者在研究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祖先牌位时，意外发现林苍吉的父亲林萃龙医生与叔叔林汉河爵士是该堂的第四大捐款人，其家族在堂中供奉有五尊牌位，因而追寻林苍吉至槟城，受启发展开其家族史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林苍吉的公开演讲与新闻报道，呈现海峡华人知识分子家庭教育的影响，二战后他在英美留学建立的学术与职业网络，以及超越种族以塑造马来亚认同的热诚。

## 海峡华人的本土与海外教育

林苍吉1930年12月22日出生于槟城，是林萃龙医生与谢瑞云的幼子，有三个哥哥与四个姐姐。他出生时父亲已是槟城名医与华社闻



1962年林苍吉向时任卫生律政部长贝恩介绍新加坡大会堂和职工会大厦(图源:《海峡时报》,1962年10月3日)

人，举家从二条暗路的思明别墅迁入中路的思明堂。林苍吉在威利斯小学完成小学教育，在檳城义学完成了中学教育。尽管日据时学业受到影响，1949年初他通过剑桥考试，前往新加坡进入1949年10月8日成立的马来亚大学，成为马来亚这所新大学的首批学生之一。

林苍吉从檳城义学毕业后，应该已知道有机会在马来亚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叔叔林汉河是马来亚大学成立的重要推手，也是首任教务长。他曾提及父亲希望他学医，但他在七岁时看到美国建筑大师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的图片，立志学习建筑设计。林苍吉进入马来亚大学后修习的是物理，同时为前往英国学习建筑做准备，通过家教补习三个月即通过拉丁文与音乐考试。1950年6月，他和其他七位学生通过马来亚大学科学本科学位的中级考试，随后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进入建筑系学习。

林苍吉很少提及在曼彻斯特的学业，相反，他常提及当时英国宽松的社会环境。作为留学生，他用生活费和助学金可以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包括网球赛、音乐会等。1952年曾前往赫尔辛基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三年级时，精力充沛的他花了两个星期从英国骑车前往意大利旅行。在大学期间，他亲眼目睹现代建筑运动的兴起，对于包豪斯设计理念心生向往。1956年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林苍吉有意前往美国深造，向为英国大学毕业生提供的英联邦奖学金提出申请，研究计划是关于英国和美国建筑教育的比较研究。经过与面试官有趣的对话后，他成为获得这一奖学金的首位亚洲人，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这位英籍海峡华人青年踏上了美洲大陆。

在美国学习的一年间，林苍吉专研建筑声学，与任教老师建立的师生情谊，奠定其国际学术与职业交流的基础。在提交了题为 *Free Form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 Study of the Ro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sticit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当代建筑的自由形式：建筑设计中可塑性的根源与特性的研究》）的硕士论文后，他在美国与墨西哥游历，拍摄了约3000张幻灯片，在塔利耶森偶遇童年偶像——时年90岁的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回忆在美国的学习生涯时，林苍吉感慨那是西方世界充满朝气的年代，前辈大师都很友善，乐于与他这样的年轻后辈交流讨论。

## 超越种族身份的马来亚认同

尽管身为华人，林苍吉自认是国际人。虽然对海峡华人文化并不陌生，也会说福建话，他并没有对于华族建筑产生兴趣。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于东南亚文化，特别是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的乡土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这驱使他展开终生对于马来亚历史和文化的超越种族的探索。他承认对于马来亚乡土建筑认知，源于在曼彻斯特读大学时父亲给他寄来的照片。二战后反殖民浪潮下英国的殖民地纷纷争取独立，发掘与肯定各国地域传统的文化思潮，影响了包括林苍吉在内的留学英国的海峡华人。1953年，林苍吉前往伦敦参加由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卫生与热带疾病学院合办的热带建筑大会，与会者探讨气候与自然环境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提出气候适应性建筑的概念，这一国际会议后来被视为热带现代主义形成的关键点。

林苍吉并非家族中最早到英国留学的人，也并非唯一在英国学习建筑的海峡华人。早在1912年，叔叔林汉河前往爱丁堡大学学医，1936年大姐秀兰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学习社会科学，1938年大哥林苍祐获得女皇奖学金前往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他们都返回马来亚工作生活。林苍吉



林苍吉在新加坡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完成的住宅设计（图源：RUMAH, 1961）



1969年林苍吉团队获得裕廊镇大会堂设计竞赛第一名的建筑模型（图源：SIAJ, 1970）

坦言从未想过要留在欧美，因为他想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1958年5月5日，《海峡时报》刊登的一则题为“顶尖学者归来”的新闻称：“林苍吉先生，首位获得为英国大学毕业生设立的联邦奖学金的亚洲人，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主席林苍祐医生的弟弟，带着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的建筑学位回到槟城。林先生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一年的硕士研究。”

在远离故土将近8年后，林苍吉带着学识、经验以及当时罕见的建筑学硕士学位归来。遗憾的是，他的父亲于1957年5月27日逝世。这位槟城之子并没有留在槟城工作，而是在吉隆坡技术学院和新加坡理工学院所提供的教职之间做出选择，决定前往新加坡任教，参与创办建造与建筑系，即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的前身。尽管任教时间仅两年，林苍吉对于新加坡本土建筑教育的影响深远，引入包豪斯的教学经验和建筑技术观念，强调热带适应性建筑设计的重要性，展开乡土建筑的调查测绘研究，鼓励学生在学习关注社会问题。郑庆顺建筑师是新加坡理工学院最早的一批建筑学生之一，他写下初见林苍吉的印象——当年轻的老师林苍吉踏进教室时，他如同来自未来的愿景，高挑的

身材，运动员的体格，理着小平头，穿着笔挺的长裤，非常的美国化。

林苍吉在新加坡理工学院任教的同时，与萧友仁建筑师合作，设计了一些先锋性的现代住宅，很快萌生全职从事建筑实践的念头。1960年，年仅30岁的他，与在英国读书时结识的林少伟与曾文辉，三位马来亚华人青年建筑师联手成立马来亚合伙制建筑事务所，开启在新马两地的建筑执业生涯。1967年这家事务所解散后，他与另外两位马来西亚建筑师共同成立建筑师三人组。他是多个里程碑式的公共建筑的主创建筑师，这些项目是他的团队在1960年代和70年代通过公开竞赛获得的，包括1965年落成的新加坡大会堂和职工会大厦，以及1974年落成的裕廊镇大会堂。这两座建筑分别于2010年与2015年被评定为新加坡国家古迹。

## 对艺术的欣赏与知识的探寻

林苍吉以兴趣广泛博学而闻名，坦言成长于喜爱阅读、音乐与体育的家庭是他的特权。其父林萃龙在行医之余倡导体育运动，擅长摄影与园艺，以培育兰花而闻名。林苍吉曾言10岁时就接触到植物学，父亲收藏有本地艺术家的作品。除了演奏小提琴与钢琴，他从小喜欢画画，尤其是飞机，热衷于设计岛屿等。他认为良好的家庭环境足以为孩子提供教育，最重要的是掌握学习方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1980年代，他萌生研究植物学的念头，通过自学成为植物学家，为了研究和保育本土物种，他编辑出版学术刊物*Folia*，设立私人保护植物园Suriana。

林苍吉广泛的兴趣根植于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于艺术的喜爱体现在平面设计、摄影、绘画、雕塑等多媒体。虽然以私人收藏东南亚艺术品闻名，他直言起因并非为了建立艺术品收藏，而是觉得有必要扶持本土艺术创作，亦会邀请朋友到家中创作，成立Alpha艺术馆，以艺术家合作制推广本地艺术，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与专业声望，说服各大机构定制收购本土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大华银行等。

林苍吉较不为人知的是对于历史的兴趣，他曾言最初的收藏兴趣是与槟城相关的历史资料。在其收藏的基础上，他出版过两本历史类著作，包括1986年在新加坡出版的*Penang Views 1770-1860*（《槟城景观1770-1860》），1988年在吉



新加坡大会堂和职工会大厦 (图源: Roots)



裕廊镇大会堂 (图源: Roots)

隆坡出版的*Frank Swettenham & George Giles: Watercolours & Sketches of Malaya 1880-1894* (《瑞天咸与贾尔斯: 马来亚的水彩与素描(1880-1894)》), 显示他对于马来亚历史与地理的兴趣与研究。

## 结语

林苍吉的经历显示富裕的海峡华人在新加坡和檳城之间的流动性, 通过家族、教育与职业建立起的马来亚网络。对于林苍吉而言, “新加坡是父土, 檳城是母土。” 他的建筑实践跨越两国, 即使在新马分家后, 他依然在新加坡各机构任职, 成为独一无二的获得两国建筑师协会——马来西亚建筑师协会(1997年)和新加坡建筑师协会(2015年)颁发金质奖章的建筑大师。他在新马两国的跨境实践和声望, 令人对他的国籍身份产生困惑。在廖建裕编纂的*Southeast Asian Personalities of Chinese Descent: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东南亚华裔人物: 传记辞典》) 中, 林苍祐被归入马来西亚人, 而林苍吉则被误解为新加坡人。即使在他的家乡檳城, 他也曾被认为是新加坡建筑师。

林苍吉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商人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林清沙是厦门南来的第一代, 以经商累计相当的财富, 父亲与叔叔是本地出生的第一代, 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专业人士, 以两代人的努力在马来亚建立起家族声望与地位。林苍吉从小受到文化、艺术与科学的熏陶, 接受良好的英文教育, 在英美留学建立起学术与职业网络。学成归来正是马来亚亟需本土专业人才之际, 他以深厚的学识与全球视野, 将现代观念从西方带回发展中的马来亚, 因其对于本土历史和地域文化的知识, 成为富有社会影响力的精英建筑师, 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促进东南亚与西方世界的对话。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 A Legendary Intellectual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r. Lim Chong Keat

Born and bred in Penang, Datuk Seri Lim Chong Keat (b. 1930) is a legendary fig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an architect by education and a self-taught botanist—who hold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the world of art, music, photography, and collection. Driven by his interest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he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fieldwork over his lifetime. A keen reader and analytical thinker, he excels in public speaking and writing. With robust health and a carefree lifestyle, he maintains his curiosity and vitality to this day. Considering the wide-ranging aspects of his life, spanning diverse disciplines and a vast social network, no one has yet provided a complete and accurate account of him. Lim Chong Keat rarely revealed his family background in his public talks but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ity and the privilege he received from hi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Based on Lim Chong Keat's public talks and press reports, this article seeks to highlight the impact of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aits Chinese intellectual, th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onnections he established through his studies in the UK and America post-WWII, and his dedication to shaping Malayan identity regardless of his ethnic background.

Lim Chong Keat's life journey illustrates the movements of affluent Straits Chinese between Singapore and Penang, forging a network across Malaya via familial relationships,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s. As Lim Chong Keat said, "Singapore was my fatherland, Penang the motherland." His architectural work encompassed both nations. Even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e continued to serve in numerous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becoming the sole architect to receive gold medals from th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of both nations—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97) and th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2015). His practices across borders and respect in both nations led to some confusion regarding his nationality. Even in his hometown, Penang, he was previously regarded as a Singaporean architect.

Lim Chong Keat was born into a businessman-turned-intellectual family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His grandfather, Lim Cheng Sah, was a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 from Xiamen who built significant wealth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His father and uncle were born locally and pursued higher education to become professionals. Over two generations of efforts, they established the family's prestige and status in Malaya. Since his childhood, Lim Chong Keat was immersed in culture, arts and science, obtaining a comprehensive English education. His education in the UK and the US enabled him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connections. His return coincided with Malaya's pressing demand for locally born professionals. Equipped with profound knowledge and a global outlook, he was active in bringing contemporary concepts from the West to the developing Malaya. Drawing from his knowledge of local history and indigenous culture, he became an elite architect of significant social impact, acting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to promote conversation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



外婆留下来的古董瓷器装汤圆祭拜神明

# 过年的风



图文 · Krisada Virabhak

**冬**至前后，阵阵强风吹来，让世代长居新加坡的外婆感叹：“Ah, ini lah, angin taon baru!”（啊，过年的风来了！）过年的风刮起，提醒我们要开始为农历新年忙碌起来了。这段长达两个月的准备也在冬至后开始。不谙华语的外婆（Mama）说着一口峇峇马来语，偶尔和巴刹的摊主用不标准的福建话交流，却依然守着祖辈们留下来的习俗，每逢冬至便会“搓圆”。土生华人给予华人习俗马来语名称，搓圆称为“golek kueh ee”，冬至则保留了福建话发音“Tang Chek”，汤圆做法也与大多数的新客华人无异。外婆常把自己和其他华人区分开来，把其他华人称为“新客”，而自己是土生华人。

在华族传统文化中，冬至是个十分重要的节日，甚至跟农历新年一样重要。冬至前夕，外婆会开始搓汤圆，冬至当天煮熟就可以祭拜神明了。土生华人的汤圆没有馅料，用糯米粉搓成小圆球，汤圆的味道来自斑斓糖水。外婆也像曾祖母一样，会加入姜和龙眼，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入姜和龙眼，但这也让冬至的汤圆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后来长大后，接触到中医，我发现姜和龙眼温和，适合在冬天食用，有着保暖的功效。

身处炎热的新加坡，我们的冬天也只不过是几天的大雨，但是曾祖母还会保留冬至吃温补的食品的习惯。毕竟，医食同源的观念已深入中华民族的心中，连不谙华语的土生华人也深受其影响。

冬至当天，祭拜天地神明不可少，早期的土生华人在家中都设有至少三座神位：神明、祖先和灶君公。外婆的汤圆有个讲究，就是白色汤圆要比红汤圆大，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外婆小时候有过这样的疑问，但长辈总会回答：“不要问那么多！”或许这些老一辈的娘惹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纯粹是从长辈那里保留下来的传统，至于其背后的意义，她们也不得而知。红白汤圆煮熟后舀进碗里，加入糖水就可以摆到供桌上了。外婆会用家里留下来的道光瓷器装一颗颗红白汤圆。神明和灶君公各三碗，家里有祖先神位的话就要准备四碗汤圆祭祖。这也是土生华人独有的特色，祭祖贡品用偶数，像四、八、十二碗菜祭祀。家里有井的话，也要在井边供上汤圆，酬谢井神在过去的一年里让一家人有水用。门神也会“吃”上汤圆，外婆会在门框两旁贴上一颗汤圆，代表着这家人有福气庆祝冬至。这两颗汤圆也会黏在门框，直到过年前要吊“彩旗”（Chye Kee）时才会拿下。冬至的祭祀活动与其他华人一样，点香、烧金纸后才把汤圆撤下，在灶头煮滚才给一家享用。外婆说以前的土生华人会吃好多汤圆，如果今年二十岁就要吃二十一颗汤圆，代表在冬至这一天长一岁了。咀嚼粉糯的红白汤圆时，偶尔会黏牙，也提醒着我们一家要像汤圆一样黏在一起，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和气气！

过了冬至，外婆会开始大扫除，准备过年的用品。外婆最重视的是清理神桌，会到家附近的如切观音堂请菜姑或老师找个好日子清理神桌。他们相信神桌会影响一家的运气，是不能随便移动的。清理神桌包括筛香灰、换金花、抹神像等



常见的年饼：鸡蛋卷和小蛋糕

等，这些都是外婆亲力亲为，绝不马虎。神桌清理完，就要大扫除，把家里的东西整理好，屋子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家里的古董家具也会用一根绑了湿布的筷子清理缝隙中的灰尘，地上的瓷砖也要刷干净。早期的峇峇也会用竹叶扫清天花板上的蜘蛛网，这枝竹子绑上红布，不仅把看得见的灰尘扫除，也把晦气清除。当然，这一系列的大扫除活动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在幼儿园工作的外婆会在过年前的几个周末慢慢进行大扫除。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外婆在过年前开始做年饼的故事！

我未曾参与外婆的年饼制作，但我听了外婆的故事，激起了我做年饼的兴趣，在中学时开始学外婆做年饼。通常外婆会在下班回家后先准备好食材，然后会去眯一会儿，到了晚上九点多才开始做饼。外婆做Kueh Bolu（小蛋糕）、Kueh Blanda（鸡蛋卷）、还有Kueh Pie Tee（小金杯）。前两者是跟后巷的亲家母学的，外婆坚持用火炭烤制年饼。她做的鸡蛋卷在八、九十年代一罐能卖十块钱，幼儿园同事负责

接订单并送给客户，每罐赚一块钱的车油费。就这样，外婆新年期间卖鸡蛋卷就可以赚大约三千块钱。外婆靠自己的劳力补贴家用，在深夜里做年饼，直到凌晨才去休息，第二天早上就去上班。我们都感叹外婆是个女超人！

后来，外婆搬离旧房子，搬到政府组屋居住后，简化了过年的准备。年饼不再做了，但她还是会每年做亚渣（Achar）。做年饼和亚渣一般是为了亲友间交换礼物用的，外婆会多做一些来卖。早期峇峇之间会送年饼，除了送外婆做的鸡蛋卷和亚渣，还有绿豆糕、花生饼、年糕等，会用金漆黑底的谢篮装这些礼品。当邻居送来一些肉干和柑，外婆就会想要“balas balek”些什么，有时是一罐外婆做的亚渣，有时是姨婆送的花生饼，但也有时候，外婆会在一个袋子里面放一盒饼干或几粒柑，再加上一个十二块钱的红包代表祝福。土生华人不习惯在过年时带一对柑去拜年，而是在过年前送柑和年饼。随着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的交流增加，土生华人也接纳了带柑去拜年的习俗。土生华人的年前准备活动在冬至后开始，在除夕夜落幕。我们赶着在正月初一子时前换窗帘、床单等，做好新年前的最后一场清洁活动，准备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冬至前后，过年的风迎面袭来，使我想起和外婆准备过年的点点滴滴。我对家族历史和传统习俗的认知都是在外婆的厨房里学到的，食物不仅用来果腹，更承载着家族的回忆和传统。虽然土生华人的饮食习惯和大多数的华人略有不同，但土生华人依然保留着传统习俗和华人传统价值观。每逢华人传统节日，这些习俗在峇峇家庭中重新活跃起来。

土生华人虽未必完全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渊源，甚至为部分华人习俗赋予新的马来语名称，却仍然坚守着祖辈们数百年前带到南洋的传统。



（作者为Instagram账号@all.things.peranakan的创办人，娘惹文化倡导者）

我靠母亲口述和自己观察做出的外婆的“亚渣”

# 《新洲雅苑》 十周年了



文图·庄永康



**汉**语旧体诗词，在全球来说都是属于小众的文艺范畴。但在岛国新加坡，意想不到的是一本让文友唱酬的半年刊《新洲雅苑》，现已创刊十周年。

2025年12月13日周末，会友云集，宾客盈门，第十七期《新洲雅苑》在国家图书馆五楼想象厅（Possibility Room）发布，主题是新加坡建国六十周年。

《新洲雅苑》的重要推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立，现任全球汉诗总会（新加坡）会长。居新二十年来，他致力于研究本地旧体诗，成果包括挖掘三套几被遗忘的日占时期旧体诗集，即谢松山的《血海》、李西浪的《劫灰集》和郑光汉编的《兰花集》，以及本地著名历史学家许云樵同时期的诗文。他还校注了清朝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的《勤勉堂诗钞》，去年他出版英文论著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Singapore*（《文化移植：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华文旧体诗写作》）。



武吉知马十间厝今影（林立提供）

## 甲子特辑 咏家国情

《新洲雅苑》每期封面都邀约时下名家提供画作，琳琅满目。本期封面的《兰花》为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荣誉会长曾纪策所作。发布会上的亮点，是林立讲解和朗诵他的词作《绮寮怨》：“十丈红尘闹处，旧埋哀恨声……”。此词有序云：“武吉知马十间厝，为日占时期慰安所，今已改为店屋，人多不知其故事，此谁之责耶？依此词记之。”

词的后段：“已是沧桑几经。当年创痛，可曾一一弥平。日午亭亭。偶驻足、复心惊。春街小楼仍在，谁会得、吊冤灵。唯听巧莺。啁啾向檐角，聊自鸣。”林立说，十间厝在他寓所附近，拍照传来可助大家作文图情景的对比。

在诗刊的“编者语”中，林立表示“古有云：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又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诗人者流，尤应克己责，毋以谀辞滥调，堆填满纸，有辱诗人之名也。”因此解释，回忆十间厝沧桑，并非为了渲染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警惕将来。

纵观建国六十周年特辑，其实也并非每首火树银花，欢乐满堂。群诗当中，有咏尘封故事展“先驱画家峇厘行”，有咏海南会馆七十周年志庆、吾庐俱乐部成立一百二十周年，同济医院与良木园酒店等历史建筑感怀。新加坡河口鱼尾狮和新柔长堤，则是颇为热门的吟诵对象。黄嘉一的《新加坡离岛四题》与张从兴的《拟四愁诗咏新加坡四隅（东南西北）》，则洋溢着两位老新加坡人的本土深情。

2025年也是新加坡五年一届的大选年。会



《新洲雅苑》部分刊物封面图

上，雅苑理事林子畅吟她的七言律诗《2025年大选群众大会即景》，结尾是：“言者煽情情犹切，听者回响响更高。抬头但觉星辰远，天边弦月挂树梢。”新加坡选举时群众大会通常是以反对党的出席者居多，情绪也较激昂，诗的隐喻是：人间的耸动，对天上的弯月星辰似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呀。

## 纪念故友 提携新声

本期《新洲雅苑》的另一特辑，是纪念今年8月间离世的热心会友林群玉。林女士毕业于南华中中简易师范科及新加坡师训文凭班，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五年。由参加新声诗社雅集而与诗词结缘，并从杨一肩、詹尊权等师学习创作、古典文学及理论。自2003年起积极参与新声诗社诗词吟唱班与国家图书馆联办的吟唱活动，持之以恒。2012年灌录《唐宋近代诗词吟唱朗诵》光碟，留下珍贵声档。

专辑刊出林群玉诗词手稿与作品，也有众多本地诗友题下的挽诗挽联。会上，诗社理事彭绣晴回忆，她与群玉姐除了诗词吟唱，彼此也都喜欢观赏京剧和越剧，好福建南音，时常联袂看戏听曲，度过了美好时光。刊中有彭诗云：“潇洒豪情毫毫身，慈颜淡泊四时春。而今放下仙游去，从此诗坛少一人。”而在林女士的遗墨中，却也有一首《游双林寺听南音》：“古寺双林今日临，梵声钟韵静凡心。湘灵南管九歌奏，千载高风音律险（同吟）。”

本期趣事之一，是第十六期的南洋美食专辑因为稿满，把一些佳作挤到十七期刊登。比如本

地清史学会副会长、专栏与绘本作家傅种，便吟有南洋美食十题，包括炸虾饼、臭豆、客家擂茶饭、福建炒虾面等。他的《浣溪沙·罗惹》：“丹翠青黄跃碗中，虾膏柠酱自香浓。轻翻慢铲味通融。瓜果竞鲜皆溢彩，豆蔬并剪各生风。和谐之道此相同。”结句颇具哲思。

毕业于国大中文系的本会理事唐冬莅除了在刊中贡献诗作，也在发布会上担任司仪。这位曾有吟唱经验的主持人吐音清晰，莺声婉转，穿针引线之下使大会生色不少。凝神一看，唐姐身穿的是一袭古人雅集的水墨画套装，更觉她对当天的发布会是全力以赴，一丝不苟。

《新洲雅苑》创刊于2016年，作者以新马诗人为主，同时也收录若干海外及中国诗人作品。设有“学林”栏目，刊登在籍大专学生作品；“怀旧集”，介绍已故诗人与作品；“联语”（对联）；“文苑”（诗词理论文章）；“诗苑新蕾”（诗词班学员作品）；“诗坛文讯”等。抚今追昔，林立在电邮中说：“我从第一期便开始任主编，感觉自创刊以来，新加坡的旧体诗坛兴旺了不少，尤其因为有不少年轻作者和学生的加入，大大增加了诗坛的活力，也使创作内容更为丰富。我和汉诗总会同人希望，继续积极在本地提倡旧体诗的阅读和写作。”

林立最近也和作曲家合作，把一些新加坡的诗作（例如邱菽园的作品）配成乐曲，在学校和不同的场合演唱，以较为新颖的手法，让学生和普罗大众接触到新加坡的旧体诗。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 抗战时期新马华人的处境 以侨批为案例



文图 · 黄清海

**抗**日战争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军事对抗，更是渗透至每个家庭的生存考验。新马地区的华人群体，在日军南进之后，经历了从侨居者到战争难民的剧烈身份转换。侨批作为沟通海内外的情感纽带与经济通道，成为记录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民间文献。本文以20封新马侨批为案例，从微观家庭史的角度，重构战时华人及其家庭的生存实态与其背后隐含的抵抗逻辑，试图在宏大叙事之外，寻找被遮蔽的个体声音与情感结构。

## 日军南进与华人家庭的生存困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控制马来亚与新加坡，华人社会陷入系统性危机。侨居马来亚的许子英家书中“日本鬼子无道南进，侵入马来亚，侨民被惨杀者不计其数”<sup>[1]</sup>的记载，印证了日军铁蹄下的血腥统治，不仅是情感宣泄，更是对殖民暴力与战争罪行的直接指证。

### （一）亲人罹难与家庭破碎

战争导致大量家庭失去核心成员，如许子英家书中记载，丈夫成益因抗日被日军杀害，幼子又因病夭折，家庭延续的希望彻底破灭。侨居新加坡的弟弟在给同安的王金好姐姐侨批中回忆：“十二月八日，日本落炸弹，战争起，人民乱纷纷，顾生命尚难保……槐弟被炸死，仙星炸着小伤，雪脚被弹片打着顶大腿，血流颇多”。<sup>[2]</sup>此类悲剧不仅造成情感创伤，更引发家庭经济系统的崩

溃。侨居砂拉越古晋刘甫盈侨批<sup>[3]</sup>记载，因战争导致收入中断，陷入债务困境，凸显出家庭结构在战争暴力冲击下的脆弱性。

### （二）生计断绝与经济崩溃

日军占领后，新马地区经济秩序瓦解，传统行业如树胶、药材等因交通中断与市场关闭而陷入瘫痪。刘甫盈在侨批中描述“树胶无价，工业短少”，被迫转为苦力谋生。侨居马来亚的李焕愉在1946年的侨批中提到：“马来亚为着日票作废，照受日寇统治三年余，我侨破产十有八九”。<sup>[4]</sup>日军强制推行“日票”，战败后又使其作废，这种经济掠夺直接导致华侨多年积蓄化为乌有。

### （三）交通阻隔与骨肉分离

战时封锁政策阻断了新马与中国的联系，导致信息与汇款中断，家庭关系被迫悬置。侨居古晋侯谋灿在1946年8月侨批中写道“音信隔绝，已经四年多”<sup>[5]</sup>，侨居新加坡郑松恭在1946年给妻子的侨批中坦言，因“日寇占领下，各处交通断绝，遥遥无期，因虑膝下乏男，后祀无托，故敢另致一室”<sup>[6]</sup>，反映出战争对伦理秩序的深层破坏。侨批成为战时家庭维系情感与责任的稀缺通道，也折射出离散经验下的身份焦虑。1946年10月侯谋灿侨批中所叹：“经日本之扰乱而能获平安者，可谓宏福”<sup>[7]</sup>，在生死未卜的年代，骨肉团圆已成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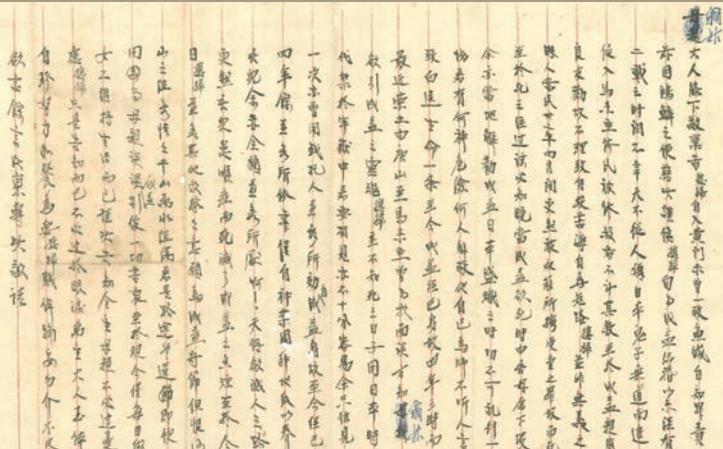
## 华人的抗争实践： 从显性抵抗到日常坚守

面对压迫，新马华人的抗争不仅体现为武装行动，更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坚守之中，形成一种“韧性抵抗”的生存哲学。

### （一）武装抗日与民族义理

如成益般“执意抗日”的“义胆”华侨，将家庭命运与民族大义相联结，其牺牲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华人集体抵抗意识的体现。许子英“为成益守节”的选择，则是对丈夫抗日精神的文化延续与道德肯定，展现出战争背景下忠孝观念的重构。

1947年8月23日马来亚许子英寄永春翁姑家书：“夫义胆，妻忠孝”（笔者藏品）



许子英家书

许子英家书

## （二）侨汇维系与家庭责任

尽管自身生计艰难，刘甫盈仍坚持“逐月寄加费”，侨汇行为在此超越了经济功能，成为履行家庭责任、维系血缘共同体的道德实践。这种“亲情负重前行”的坚持，也是华人为祖国提供抗战急需的外汇资金，即对抗战后方经济的隐性支持。

## （三）教育传承与文化认同

在极端困顿中，刘甫盈反复强调“两儿切不可放他废学”，甚至要求“学费须要与人还清”，他所言“男子为诗文，女子为手工”。对教育的执着，不仅源于对子女未来的期望，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体现出华人在文化层面抵抗战争异化、延续家族认同的深层努力。王金好的弟弟也注重下一代教育，在侨批中提到“令其入学读书”，即便在颠沛流离中，仍将教育作为家庭延续的重要支撑。

## （四）陈嘉庚对家乡民生的关注

陈嘉庚先生的回国考察与呼吁也反映了华侨对家乡民生的关注。刘甫盈在1941年1月的侨批中提到：“陈嘉庚先生云游福建全省，现今经已返来石叻开会，打电往政府宣布福建粮食什货腾贵，乡民十分干苦”。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的行动既是对日军经济封锁的抗议，也是华侨群体集体发声、支援家乡的体现，这种跨国界的民生关怀，构成了抗战时期华侨抗争的重要维度。

## 生存策略与民间智慧： 家庭作为抵抗的单元

在战乱时代，家庭成为组织生存、开展抵抗的基本单元。华人通过物质策略、精神调适与社会网络构建，形成一套应对危机的民间智慧体系。

### （一）物质层面的精算与适应

从刘甫盈嘱咐妻子“粒积多少”以应对粮荒，到许子英“自种菜园”实现食物自给，战时家庭展现出强烈的资源整合能力与前瞻性规划。侨批中的“迁徙避祸”“降低消费”等策略，也反映出普通人在战争暴力下的能动性。

### （二）精神依托与情感秩序

侨批中频繁出现的“托天庇佑”不仅是宗教表达，更是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心理调适机制。家庭成员间的伦理承诺——如许子英的守节、刘甫盈的养家责任——构成了支撑个体的意义网络，在价值不确定中维持情感秩序的稳定。

## （三）社会网络的互助功能

亲属与同乡关系在战时发挥关键作用。王金好的弟弟在侨批中详细叙述家族成员的互助：“为四哥医治病种种开消，以尽骨肉所应做之情”。刘甫盈依靠兄弟追讨欠款，侯谋灿协助家人出洋团聚，郑松恭凭借朋友信誉渡过危机，这些案例表明，民间互助在官方救济缺失时，成为生存保障的重要替代机制。

## 结语

抗战时期的新马侨批，不仅是家庭通信的工具，更是情感、道德与历史交织的民间文本。它们以微观而真实的方式，记录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苦难经历与抵抗实践，形成了区别于官方叙事的“历史底稿”。

这些侨批揭示了家庭在极端环境下的韧性机制与伦理调适，反映出战争不仅破坏社会结构，也激发出民间自组织的生存智慧。八十年后重读这些文字，我们不仅应铭记历史苦难，更应从中了解普通人如何在绝境中依然保有尊严与力量。这种力量，既是民族的遗产，也是人类共通的抗难精神的见证。

### 注释：

- [1] 1947年8月23日马来亚许子英寄永春翁姑家书。
- [2] 新加坡弟寄同安王金好姐姐侨批（8张信文）。资料来源：厦门市同安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编《同安侨批》，2021年编印，第75-91页。
- [3] 砂拉越古晋刘甫盈寄给南安妻子的侨批，共12封，时间跨度1939年至1941年。资料来源：《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第3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92页。
- [4] 马来亚李焕愉、李焕国寄给德化妹妹的侨批，共3封，时间均为1946年。资料来源：《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第10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77页。
- [5] 1946年8月1日砂拉越古晋侯谋灿寄福建南安其侄的侨批。资料来源：《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第3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 [6] 1946年5月新加坡郑松恭寄潮安鯤江杨氏荆妻侨批。资料来源：黄清海、沈建华编著《抗战家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1-142页。
- [7] 1946年10月2日砂拉越古晋侯谋灿寄福建南安其伯父及侄侨批。资料来源：《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第3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2-103页。
- [8] 图片来源：本书编委会编《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第3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作者为侨批收藏与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41年1月5日砂拉越古晋刘甫盈致福建南安其妻李清梅侨批<sup>[8]</sup>

# 新加坡华人回教徒

文·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马来文化馆

新加坡华人回教徒仅占总人口的0.5%，人数虽少，却融合本地华族传统文化与回教习俗，逐渐形成独特的社群身份。

**东** 南亚的华人回教社群虽属少数，却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其历史发展深受数百年来的移民潮、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影响。截至2020年，新加坡约有1万2000名华人信奉回教，占总人口约0.5%。相比之下，信奉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华人则分别占40.4%、11.6%和21.6%，另有25.7%的华人没有宗教信仰。

## 回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回教社群的形成

回教，也称为伊斯兰教，其信徒普遍被称为回教徒、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徒。回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的唐朝，主要由阿拉伯

使节、文人学士和商人传播。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经海路到广州、福州、泉州等中国南方港口城市经商，与当地女子通婚并定居下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回教社群。到了13世纪初，越来越多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回教徒迁居中国内陆地区，推动了回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当中不少人担任官职，掌控主要海上贸易航线。<sup>[1]</sup>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有10个信奉回教。

数百年来，许多中国的回教徒陆续移居东南亚。一块文莱出土的宋朝（960-1279）墓碑印证了中国回教徒早在宋代就踏足本区域。墓主蒲宗闵（生卒年不详）是泉州高官、阿拉伯回教徒后裔，奉命出使渤泥（文莱的古称），并逝世于当地。

中国回教徒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始于中国元朝（1271-1368）末年，后因战乱频发和明朝（1368-1644）初期种族歧视政策而愈加频繁。1372年，明太祖下令禁止蒙古人和色目人（包括回回，即回教徒）在本类族群中自相嫁

娶，必须与汉人通婚，违规者将受杖责和贬为官奴。1385年，广东境内的回教徒被驱逐出境，当中不少人流亡海外，辗转抵达东南亚一带谋生。<sup>[2]</sup>

在中国回教徒与东南亚社会互动的历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郑和下西洋（1405-1433）。郑和出身于云南的回族家庭，信奉回教。在明朝时期，他率领舰队七次远航到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并协助



马天英（左一）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成员合影  
(图源：王曾善收藏，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Digital Gems)

华人回教徒建设回教堂等设施，促进华人回教社群在本区域的增长。这段珍贵历史由随行的马欢记录于《瀛涯胜览》。

## 新加坡早期的华人回教徒

在19世纪至20世纪间，主要源自中国的华人回教徒已在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根据穆罕默德·金吉兹（生卒年不详）于1908年出版的《穆斯林世界评论》，当时新加坡有4920名华人回教徒，占华族总人口的3%。<sup>[3]</sup>

20世纪初，新加坡成为华文回教著作出版的重镇，培育了多位享誉华文文坛的华人回教徒先驱作家，其中代表人物包括全道章（1920-1995）。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50年代移居新加坡，后于1979年迁往美国。在新加坡期间，他曾任《星洲日报》主笔及《南洋商报》总编辑。他撰写“伊斯兰浅译”专栏及出版《科学的回教》，致力于向华社介绍回教。其作品融合了经典回教文学语录与中国诗词谚语。<sup>[4]</sup>

在对新、马社群推广回教知识方面，马天英（1900-1982）及其家人同样有显著贡献。马天英是1948年受中国国民党任命的驻怡保总领事。早在1938年至1940年间，他就率领三人组成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传播回教习俗，至少30名新加坡华人受到感召皈依回教。他出版了多部介绍回教的华文著作，如《伊斯兰教问答》《为什么穆斯林不吃猪肉》和《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sup>[5]</sup>这些著作在促进本区域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间的相互了解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sup>[6]</sup>

马天英逝世后，长女艾骊·马琳（1925-2018）继承父志，深耕华文文学领域。她于1950年代移居新加坡，成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她是一位华人妇女的视角探讨回教的发展及其教义，著作甚丰，包括《一位妇女对穆斯林美德的一瞥》和《马天英传》。<sup>[7]</sup>



2018年，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一同欢庆中秋佳节

除了文学贡献，华人回教徒也积极参与社群建设。1940年，中华商务总会（今中华总商会）召集会议，促成马来亚中国穆斯林文化协会（新加坡）的成立，旨在促进华人与回教徒之间的了解。会议由时任中华商务总会会长林文庆（1869-1957）主持，与会者包括知名华人、回教徒及中国回教南亚访问团团员。<sup>[8]</sup>

回族后裔马苏蓝（生卒年不详）与儿子贾法尔（1949-2021）在社群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影响。马苏蓝经营乳制品生意，创办Salleh's Baby炼奶品牌，以及在新世界游乐场（今已不存）开设首家华人回教徒餐馆。贾法尔也是成功的商人，经营Spice Village餐会供应服务。2019年，他创立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服务本地华人回教徒社群。<sup>[9]</sup>

## 华人回教徒的社团与习俗

如今，本地华人回教徒已发展出一种融合华族文化传统与回教习俗的独特身份。与其他新加坡回教徒一样，他们遵循回教的五大支柱——信仰的宣誓（Shahada）、每日祷告五次（Solat）、扶助弱势群体（Zakat）、斋戒月期间禁食（Puasa）及前往麦加朝圣（Hajj）。他们也会参与每周五在回教堂举行的聚礼。

在履行回教教义的同时，新加坡的华人回教徒也同时保留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如讲方



2024年，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举办新春聚会

言、庆祝农历新年、元宵和中秋节等华人传统节日。这种双重文化传承在日常饮食与社交礼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节庆期间。例如，在农历新年期间，华人回教家庭会准备清真年菜，让全家人在遵守回教饮食规范的同时，仍能共享熟悉的节庆佳肴。在开斋节（庆祝斋戒月结束）和哈芝节（标志着一年一度麦加朝圣之旅的结束）等回教节日里，他们也会参加聚会，热烈庆祝，并融合华族传统，如互赠红包。

为符合回教饮食规范，传统华人菜肴的烹调方式也有所调整，包括替换猪肉、酒等非清真食材。例如，传统肉骨茶以猪排骨熬汤的做法，改为使用清真肉类烹煮出风味独特的汤底。清真中式点心，如鸡肉饺、牛肉烧卖等，为回教食客提供了更多餐饮选择。此外，源自中国回族聚居地兰州的兰州牛肉面，符合清真标准，也成为本地清真餐饮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本地有两个华人回教徒参与的文化组织——新加坡皈依伊斯兰协会和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

新加坡皈依伊斯兰协会创办于1979年，是非营利组织，旨在协助新皈依者在情感、信仰和社交等层面建立联系。协会开办回教文化与宗教信仰课程、资助宗教活动及举行联谊聚会。它也关注华人回教徒在非回教徒为主的社会中的处境，如应对宗教信仰多元带来的挑战、在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家庭中学习包容和理解。协会

致力于协助新皈依者感受到温暖与接纳，鼓励他们与其他回教信徒建立超越宗教教义的深层联系。<sup>[10]</sup>

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则成立于2019年，致力于维护和弘扬华族回教徒的丰富文化遗产，以及通过邀请跨种族婚姻家庭参与节庆活动，促进社会和谐。<sup>[11]</sup>

#### 注释：

- [1] 廖大珂，〈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
- [2] Ma Hailo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lims' Migration into Malaysia."
- [3] Rosey Wang Ma,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 [4] 杨建军，〈东南亚回族华人文学的发展概况〉。
- [5] Rosey Wang Ma,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Haji Ibrahim Ma Tian Ying."
- [6] 杨建军，〈东南亚回族华人文学的发展概况〉。
- [7] 杨建军，〈东南亚回族华人文学的发展概况〉。
- [8] Tribune Staff Reporter, "Consolidating the two communities."
- [9] "Mah's family biography," from Hui Hui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website.
- [10] "History,"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 [11] "Inception of Hui Hui," from Hui Hui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website.

#### 延伸阅读：

- [1] 马海龙，〈中国穆斯林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回历1438年12月，2017年。
- [2] 杨建军，〈东南亚回族华人文学的发展概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2016年，页83-87。
- [3] 杨雯婷，〈回理会：近年更多本地华族皈依回教〉。《联合早报》，2023年6月28日。
- [4] 林美玲，〈本地华族回教徒齐聚庆祝开斋节〉。《联合早报》，2024年4月10日。
- [5] 廖大珂，〈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暨南学报》第27卷，第6期，2005年，页123-127。
- [6]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Haji Ibrahim Ma Tian Ying." *Biniku Mualaf*.
- [7] "History."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 [8] "Inception of Hui Hui." Hui Hui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 [9] "Mah's Family Biography." Hui Hui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 [10] Liu, Yusuf Baojun, Haji. *A Glance at Chinese Muslims*. Kuala Lumpur: Malaysian Encyclopedia Research Center Berhad (Pusat Penyelidikan Ensiklopedia Malaysia), 1998.
- [11] Lim, Sakinah Arif. "D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The Case of Chinese Muslims in Singapore." PhD dis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22/2023.
- [12] Ma, Rosey Wang. "Chinese Muslims in Malaysi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 [13] Tribune Staff Reporter. "Consolidating the two communities." *Malaya Tribune*, 16 March 1940.
- [14] Wu, Ridzuan. *Reflections of a Chinese Muslim*. Kuala Lumpur: Regional Islamic Da'wah Council of Southeast Asia, 2017.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主要展示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及孙中山在东南亚革命的事迹；马来文化馆位于受保留建筑甘榜格南皇宫，展示新加坡马来社群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本文图片由新加坡回回文化协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提供)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请扫描以下二维码，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 Chinese Muslims in Singapore

By: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Malay Heritage Centre

Chinese Muslims have long been a small but distinctive minority in Southeast Asia, shaped by centuries of migration,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Singapore, they represent about 0.5% of the population, numbering approximately 12,000 individuals as of 2020.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China dates back to the 7<sup>th</sup> centur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over the centuries, many Chinese Muslims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A major wave of Chinese Muslim 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began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1271-1368), and was fuelled further by wars and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introduc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368-1644).

By the 19<sup>th</sup> and 20<sup>th</sup> centuries, Chinese Muslims had an established presence in various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Singapore.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Singapore emerged as a hub for Chinese Islamic publications, nurturing prominent authors who were pioneers of Muslim Chinese literature. One of them was Shamsuddin Tung Tao Chang (1920-1995), who graduated from Fudan University. During his time in Singapore, he wrote columns on *Yisilan qianyi* (Introduction to Islam) and published *Kexue de huijiao* (Scientific Islam) that helped introduce Islam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family of Haji Ibrahim Ma Tien Ying (1900-1982), a Consul General of Ipoh sent by Kuomintang in 1948, also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advancing Islamic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roughout his life, he published numerous Chinese publications about Islam, such as *Yisilanjiao wenda*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Islam), *Weishenme musulin bu chi zhurou* (Why Muslims Don't Eat Pork), *Yisilan jiaoyi yu zhongguo chuantong sixiang* (The Teachings of Isla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se seminal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helped to fos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Muslim and non-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region.

Today, Chinese Muslims in Singapore have forged an identity that blend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Islamic practices. Like other Muslims in Singapore, they observe the Five Pillars of Islam, which form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faith.

Alongside Islamic practices, Chinese Muslims in Singapore uphold thei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heritage, speaking Chinese dialects and celebrating key Chinese festivals such as Lunar New Year, Chap Goh Mei a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dual heritage extends to their culinary and social practices, particularly during festive periods. During Lunar New Year, for example, halal vers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ishes are prepared, allowing families to enjoy familiar flavours while adhering to Islamic dietary laws. Similarly, Islamic festivals such as Hari Raya Aidilfitri (Eid al-Fitr) and Hari Raya Aidiladha (Eid al-Adha), are celebrated with devotion and communal gatherings, often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such as the exchange of red packets (angbao). This fusion also adapts traditional Chinese dishes to comply with Islamic dietary requirements, substituting non-halal ingredients like pork and alcohol with permissible alternatives.

In Singapore today, there are two cultural organisations serving the Chinese Muslim community: th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MCAS, or the Darul Arqam) and Hui Hui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 相遇、相知与重逢

## 纪念“新加坡华族舞蹈之母” 李淑芬百年诞辰



文图·贾舒颖

2025年是被誉为“新加坡华族舞蹈之母”的李淑芬女士百年诞辰。与她渊源深厚的淡滨尼艺术团发起了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来缅怀和共叙李淑芬老师斯人佚事，纪念与重彰她对新加坡华族舞蹈作出的巨大贡献。

李淑芬（1925-2012）出生于台湾日月潭附近的集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她在世界各地巡演舞蹈，恰似一只鹏鸟在无垠的世界中自由展翅和暂落俯察，从美国、韩国到马来西亚、泰国、香港，所到之处均受到了盛情的欢迎与热烈的反馈。1964年，李淑芬受民间团体新加坡琼州青年会的邀请，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自此，她便留在新加坡，全身心地耕耘本地的舞蹈艺术：为华族舞蹈建构基本的系统的训练模式，编导经典作品，培养卓越人才，带团出访演出，沁润民众观赏华族舞蹈的趣味，使得这种舞蹈矗立成为在新加坡举足轻重的艺术类别。回望李淑芬老师与甫诞生的新加坡的这段相遇，不禁会揣度，也许是她共振到百业待兴的紧张而欢快的节奏，也许是她感受到新加坡对于人才的渴求和一腔诚意，又或许，这片将要兴起的国度，就是有着备受祝福的好运！总之，她和这片热土如此投契，初遇见便成就了一生的美丽选择。1972年，为表彰李淑芬对新加坡公共服务

事业的贡献，时任总统薛尔思颁予她公共服务星章（BBM）。

建国初，整个新加坡无论从国家层面抑或民间层面，对舞蹈的需求量都非常大。新加坡既要向世界展示开放友好、多种族和谐的国家形象，又急需探索凝聚多元文化、团结各个种族的艺术形式，于是舞蹈这种易于被人普遍理解和喜爱的艺术，便担纲了很大一部分职能。李淑芬才思敏捷，勤奋不辍，编导舞蹈仿若顺手拈来，构思作品往往一气呵成，所以成就了数量庞大的舞蹈作品的呈现。彼时她受聘为国家舞蹈团、国家剧场舞蹈团、人民协会文工团舞蹈组等国家级舞团的首席或主要华族舞蹈编导，承担文化部出访演出、新加坡国庆庆典、大型艺术节等诸多舞蹈编创的任务，也毫不吝惜赐教于晋江会馆舞蹈组、凤凰舞蹈团、少镇山武术团舞蹈组、菩提小学舞蹈队等等灿若繁星的民间艺术团体，为节庆活动、校际比赛、社区联谊等大众艺术活动编排作品。那时候的李淑芬刚步入中年，很适合向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者转型，新加坡对舞蹈作品的巨大需求，以及这里的多元文化对一位艺术家的滋养和启迪，又一次天衣无缝地造就了彼此的投契，和深深的知遇。

李淑芬老师编创的作品，一个主要的种类，

是以华族经典故事为文本的舞蹈和舞剧。《红楼梦》中的水袖，甩开来三四米，在国家剧场半露天的环境里，给了舞蹈员十足的挑战，不过也强烈外化了宝黛二人情感的激荡。这部舞剧成了那个年代许多人心目中的华族舞蹈经典。《花木兰》《追鱼》《白蛇传》《武松打虎》……俱在演绎着华族社会流传千年的故事，传颂着华人文化尊崇的美好品质。第二类作品，是新加坡早期非常流行的一种舞蹈编排方式，即将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等多民族艺术语汇融合在一起，凸显民族和谐与文化多元。为许多人记忆深刻的“鼓舞”便是淑芬老师的代表作。马来族的铃鼓、印尼的肯当鼓和华族的大鼓，先逐一地单独敲击，渐渐地汇成和谐整齐、铿锵有力的《团结的节奏》。第三类舞蹈，是淑芬老师根据对生活的观察，即时编创的当代题材作品：《焦风椰雨》《渔民舞曲》《海恋》《胡姬花》……这类作品活泼诙谐、颇富时代风韵，赢得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

李淑芬是一位桃李满门的舞蹈教育家。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她仙逝，老师从没有停下为新加坡培育舞蹈人才的工作。她所培育的舞者，学生又成了老师，老师又有了学生；其中的佼佼者都成了新加坡舞蹈界的领军人物。淑芬老师被人称作“华族舞蹈之母”，很大一部分因素正在于此。

淡滨尼艺术团（Tampines Arts Troupe）便是淑芬老师的一位学生创办的。它是林盈邇于1991年创办的公益艺术团体，初创时名为“李淑芬舞蹈团”。为更好地维持与壮大，1997年更名为“淡滨尼艺术团”；近年来，艺术团更吸纳了不少新的本地艺术爱好者以及新移民艺术家。在李淑芬老师百年诞辰之际，淡滨尼艺术团义不容辞，发起了几项纪念活动，并有幸地得到了舞蹈界同仁、文化艺术界与社会各界人士，以及2025年甄选淡滨尼艺术团为“艺术驻留计划”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

活动之一是“纪念李淑芬女士百年诞辰百人访谈”。艺术团邀请到一百位与李淑芬老师有过交集的人走进摄像机镜头，通过访谈和对话的形式，重温对老师的回忆。此项活动从20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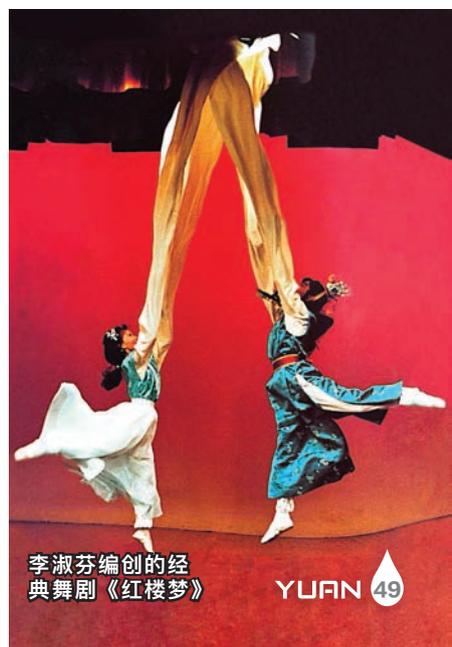
年初正式启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向世界各地的百余位艺术家发送邀约，到摄像机前，与一位位受访嘉宾的欢聚和访谈；从收录多达两百多个小时的采访素材，到构思和裁剪视频，将之梳理和呈现为内容充实、情感饱满的节目，艺术团终于将一片至诚的心意化作了一串看得见的作品：采访视频已发布于Facebook、Youtube、微信公众号等淡滨尼艺术团的官方平台。在这些受访者中，有李淑芬老师的第一代、第二代学生，有与她共事过的前文化部官员和马来族裔、印度族裔等友族舞者，有艺术理论家，也有当年最为活跃的社团和会馆领袖。时光如水，韶华弹指，受访者们大都是建国初期的中学生或青年，当步入我们的摄影机镜头时，自然已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他们谈到李老师，谈到自己的舞蹈年华，描绘新加坡建国初期的舞蹈图景，欢颜笑语，激情澎湃，仿佛还是年少时的模样。

淡滨尼艺术团呈现的另一项重要的纪念活动，是2025年12月27日至2026年1月4日的《李淑芬女士百年诞辰纪念暨新加坡舞蹈早期影像展》。大量李淑芬老师的生平照片、传记作品、表演或编导的舞蹈图片、新加坡早期舞蹈演出宣传册、演出服装道具、“百人访谈集萃版”等等，都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多功能厅进行了展出。

2025年12月27日，淡滨尼团主办，新加坡国际艺术家联盟协办了此次展览的盛大开幕仪式。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东北区市长马炎庆，太平绅士、世界



1972年，时任总统薛尔思先生颁予李淑芬公共服务星章



李淑芬编创的经典舞剧《红楼梦》



《2026舞在召唤——您的舞，她的舞，我们的舞》演出  
华族舞《拂云》（摄影：Echo Visual Arts 禾西）



《2026舞在召唤——您的舞，她的舞，我们的舞》演出  
民族民间舞《火红的》（摄影：Echo Visual Arts 禾西）

晋江同乡总会创会会长、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前秘书长、艺术理事会前理事蔡锦淞，亚细安时尚与文化（世界文化艺术联合总会）主席黄加龙博士等来自社会各界的百余位贵宾出席了开幕式。马炎庆部长，淡滨尼艺术团主席陆艳、艺术总监白映文、前任主席林盈邈分别作了重要发言。展览开幕式既是对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的一次回顾和肯定，又成了文化艺术界人士的一次盛大集会。大家忆述淑芬女士美丽的舞蹈人生，共话新加坡早期华族艺术的发展历程，交流紧随而至的大型晚会《2026舞在召唤——您的舞，她的舞，我们的舞》，亦探讨和展望了新加坡华族艺术未来发展的远景。

2026年1月23日和24日晚，淡滨尼艺术团在华族文化中心九楼表演厅呈献《2026舞在召

唤——您的舞，她的舞，我们的舞》大型演出，并特邀山西省中国舞协会一行艺术家共同参与演出，开启舞蹈艺术跨国度的深度合作。在演出首章“您的舞”中，重现了李淑芬老师编导的几个舞蹈片段，向李淑芬老师致敬。

展览和演出吸引了许多公众，在对李淑芬舞蹈资料的赏析之中，在向新加坡早期舞蹈发展影像的回望之间，在华族舞蹈与新加坡发展的历史寻踪之中，在缤纷舞蹈的观演交流之中，华族文化艺术的薪火也在越来越多人的心中点燃和凝聚，传递和兴旺。

题图说明：  
“新加坡华族舞蹈之母”李淑芬（1925-2012）

（作者为淡滨尼艺术团理事兼编辑记者）



《李淑芬女士百年诞辰》开幕式合影（摄影：Echo Visual Arts 禾西）



# 油池的时空切片

## 当翻沙水道的清风掠过双溪加株的木业



文图 · 李国樑

**油**池 (Yew Tee) 是蔡厝港镇约5万个组屋单位的分区之一，与蔡厝港地铁站仅一站之隔。“油池”一名源自福建话与潮州话，指二战前英军于史达蒙环路 (Stagmont Ring Road) 一带兴建的多个油库。油库改变原本丛林密布的地貌，促成油池村的出现，数百户村民以种植蔬菜与饲养鸡鸭维生。直到1980年代末，村民才陆续迁往蔡厝港与裕廊东的新住宅区。

据早年居民口述，油池村亦称“土油城”或“无线电脚”。二战期间，当日军兵临柔佛海

峡对岸时，油池村的油库忽然发生剧烈爆炸，普遍相信是英军执行“焦土政策”的一部分。

随着油池地铁站启用，油池成为蔡厝港镇的重要延伸区。分区规划完善，四所小学与三所中学皆分布在油池地铁站一公里内，体现新镇设计的生活便捷性。

### 以昔日乡道命名的林邦邻里

油池区内另有名为“林邦” (Limbang) 的邻里，其名源自昔日乡道，马来语原意指地势低洼、易积水之地。

对于新加坡居民而言，嵌入住宅区的邻里商场是最熟悉不过的日常，林邦购物中心便是其中之一。中心于冠病期间展开历时四年的大翻新，以“Go Limbang! Good Lobang” (去林邦，有“好康”) 的幽默口号轻松地重新亮相。

“好康”主要展现在美术层面，通过自然光影、传统瓦片和墙面布置，重现昔日店屋与庭院空间的怀旧元素。中心地面层还有座巴刹，让昔日的“低洼地”成为汇聚人气与记忆的社区联络站。



1990年搬离油池村前，留下最后的生活记忆 (图源: Sunny Koh)



昔日兀兰路十一英里的油池村，俗称土油城，名字源自二战前为皇家海军备战的巨型储油库



翻沙水道旁的组屋



地铁高架桥下的生活走廊

## 翻沙水道的骑行与生态

油池延伸着一条串联历史与自然的翻沙水道（Pang Sua Canal），与武吉班让的盘沙池（Pang Sua Pond）同名。老居民回忆，当年开发武吉班让时，为防止泥沙冲入主干道路，特别开凿盘沙池来缓冲。“Pang Sua”可能源自福建话“搬沙”，搬沙、盘沙、翻沙都是相同的地名。

今日的盘沙池已转型为集休闲、水源净化与防洪功能于一体的湿地，并将净化后的雨水注入实里达上段蓄水池。

翻沙水道旁本是昔日贯通新马的铁路廊道，经过生态化改造，成为居民的休憩空间。这条21公里骑行道连接武吉班让轻轨、蔡厝港与油池地铁站，并延伸至市镇内各公园与自然保护区。

水道旁的翻沙林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兴建新组屋。当局参考环境研究与自然社群的建议，保留逾两公顷原生绿地，并打造多条衔接铁道走廊的绿色纽带，让城市与自然得以共存。

关于骑行，约20年前，时任国会议员伍碧虹在淡滨尼试行人车共用道，其后当局逐渐摆

脱“土地有限”的思维，陆续扩展脚车道并推出活跃通勤补助金，鼓励开发商增设终点设施与更完善的脚车停放处，以期减少公众对公交及私家车的依赖。

未来数年，全岛脚车道与公园连道将再扩增四成。当今行人与脚车互不相让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优雅共行”其路漫漫，期望有一天我们能达到日本城镇的水平。

## 地铁高架桥下的生活走廊

位于翻沙水道与油池地铁站之间的油池生活走廊（Yew Tee Lifestyle Corridor），将社区活力重新编织入城市纹理。走廊利用地铁高架桥下的闲置空间，以庆祝丰收、甘榜精神和油池之心三大主题贯穿，打造花园景观、运动区域、休憩角落与儿童戏水设施。

油池地形图  
(根据2025年谷歌地图绘制)

1. 盘沙池 Pang Sua Pond
2. 翻沙林地 Rail Green@CCK
3. 翻沙水道 Pang Sua Canal
4. 1970年代初，友联有限公司的百事可乐汽水厂  
Pepsi Cola Factory 566 Woodlands Road (1970s)
5. 三角影 Bukit Mandai Village
6. 消失的公立青云学校 Cheng Hoon Public School
7. 克兰芝国家公墓 Kranji State Cemetery
8.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墓 Kranji War Cemetery
9. TimMac 木材、金属与机械工业中心
10. 丰城霸级旗舰店 Gain City Megastore@Sungei Kadut
11. 友利国际行的希腊式建筑 Unique International Agencies
12. 双溪加株工业区 Sungei Kadut Industrial Estate
13. 现代油池村 Yew Tee Village
14. 油池生活走廊 Yew Tee Lifestyle Corridor
15. 油池心苑 Heart of Yew Tee
16. 从前的油池村 Old Yew Tee Village
17. 林邦购物中心 Limbang Shopping Centre



油池生活走廊堪称“空间再利用”的良好示范。未来北波那维斯达高架桥下也有望开发类似多功能公共空间，显示市镇规划正从功能导向转向生活导向。

## 宜居养老：油池心苑

正在建设的油池心苑（Heart of Yew Tee）是继海军部村庄之后的另一座“垂直甘榜”，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竣工。

这座现代化综合体包括为年长者设计的二房式组屋单位、民众俱乐部、综合诊疗所、托儿中心、护老设施、餐饮空间，以及蔡厝港镇首座小贩中心。设计理念强调让不同年龄层在同一社区平台共享日常。

新加坡从新兴国家迈向发达经济体，人口结构亦从年轻走入超老龄化。现今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再过几年，公交车厢与熟食中心将出现更多长者的身影。拓展长者身心健康的生活，同时让他们在熟悉社区安度晚年，成为迫切的城市课题。期待油池心苑对时代的回应，能让社区成为家的延伸。

## 兀兰路与万礼路交界有个“三角影”

三角影位于兀兰12英里半的兀兰路与万礼路交界，根据小小年纪便从小坡搬迁至三角影的蔡女士笔述：“早期的万礼三角影青山绿水，大路旁有两排店屋、青云学校、武天宮；触目所及各类果树，橡胶园，丛林散布于路旁丘陵起伏之中，满眼一片翠绿。露天戏院后方克兰芝河的支流翻沙河缓缓流过。这带的乡民除了一部分居住在村镇店屋旁外，为数不少村民的家园都在翻沙河以北的村庄或万礼与兀兰路旁。村里的民宅

散落在高高低低的丘陵中，有的挨家挨户毗邻而居，有的隔得远远的在竹林深处或橡胶园旁，到处一片怡人的乡野风光。”

笔者的中学老师黄今英生前说过，公立青云学校就像一座文化殿堂，作家韩荫通过诗人林紫（米军）推荐，在公立青云学校担任校长，接着李君哲（萧村）也到青云教书。

二战后的三角影已出现民间企业，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旗下的Khinco钢铁办公家具，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至于规模最大的，应该是友联有限公司的百事可乐汽水厂。1969年，汽水厂从合乐路迁至三角影一带（兀兰路556号），厂房屋顶两个巨型汽水瓶与百事可乐标志特别抢眼。由于劳资关系恶化，友联于1974年结束生产，由杨协成取得百事可乐生产权。如今小山坡上的原址有车辆维修厂和556餐馆，昔日外貌依然可见。

## 双溪加株的未来：本地首个工业生态区

1970年代成型的双溪加株（Sungei Kadut）、克兰芝与油池工业区，是新加坡独立后开发的工业地带之一。早期双溪加株与克兰芝以木材、家具、建筑与回收业为主，油池则定位为辅助工业服务、车辆维修与轻工业区。工业区里有简单的工棚，也有希腊建筑风格的气派厂房；如今许多产业人去楼空，平添几分沧桑。

最近推出的双溪加株、克兰芝与油池工业区30年重建蓝图，面积相当于马林百列市镇。新规划划分为四大板块：

- 双溪加株北区：环境科技、建筑与木材产业聚集地；
- 农业食品创新园：与农场、食品园区及兀



昔日三角影的公立青云学校（图源：Simon Redfern）



兀兰路556号的百事可乐汽水厂，1969年从合乐路搬迁至此（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兰区域中心共同推动农业与食品科技；

· 双溪加株中区与南区：结合商业与滨水住宅，打造生活与工作并融的未来市镇。

早年的木材业集中在加冷河下游。1970年代清河期，河岸的火锯厂迁往双溪加株，西马木材由长堤运抵，不再驶入市区。当年马来西亚的水果、日用品和电器价格都高于新加坡，货车司机常顺道办货；而今斗转星移，越堤消费的反而是新加坡居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木材的锯割作业经历过三代演进，从1950年代以锅炉蒸汽带动发电的“火锯厂”，逐步迈向电力化：从圆锯（disc saw）进入60年代的皮带锯（belt drive saw），第三代则是全自动的“走马”（Pony saw），生产力与安全性皆显著提升。

印尼曾是本地木业最主要的木材来源地。随着印尼在1970年代逐步禁止原木出口，本地厂商另觅新源头，转往东马、西马、缅甸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供应线。当时士姑来是马来半岛重要的报关口岸，在当地报关后即可直接运货入境新加坡，无须在拥挤的新山处理手续。马来西亚出产的木桐品质优良，其中一部分制成上等棺材。

近年来，随着木材出口需求下降与预制工艺普及，本地木业也随之逐渐式微。随着锯木厂租约届满，留在本地的业者集中于双溪加株北区的TimMac（木材、金属与机械工业中心）与JTC Trendspace家具专业中心，废物管理及回收业则聚集于Kranji Green。

## 丰城霸级旗舰店的环保实践

在国家环境局安排下，笔者走访丰城霸级旗舰店（Gain City Megastore@Sungei Kadut），

了解家电商的环保作业。

现行法规要求电器商在安装新冷气、雪柜或洗衣机时，必须同时回收旧电器，丰城因此兼具销售与回收双重角色。以冷气系统为例，拆卸后的旧机先将冷却剂回收入特别容器，再将铜管、绝缘材料等分开处理；铜、塑料、电路板与金属依类别交给指定回收商。电子废物多由ALBA接手，提炼金、银、铜等贵金属再投入生产，以减少开采新资源。

旗舰店屋顶停车场装设遮棚太阳能板，可供应大楼约一成电力。店内餐饮部设置室内水耕架，蔬菜现采现煮，厨余则送往馊水处理站，以油水分离及发酵方式制成肥料。完整的循环流程，体现企业实践环保的决心。

##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延续油池记忆

备战的油池虽已消失，但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Kranji War Cemetery）延续着油池的昔日记忆。二战后，克兰芝战俘营墓地扩建为纪念园，碑上刻着逾二万名英联邦阵亡军人的姓名，他们多数无已知墓地，有些甚至无确切死亡日期，其中不少死于泰缅铁路。

公坟中有几个常被忽略的角落，例如第44区华人纪念碑，埋葬于新加坡沦陷后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志愿军（Volunteer Corp）；悼念依宗教习俗火化的印度籍士兵的火葬纪念碑，以及因战役末期伤亡者众多，而将水池改作墓地的民事医院墓地纪念碑。

进入公坟前，会先经过绿草如茵的克兰芝国家公墓，那里长眠着新加坡首两任总统：尤索夫·伊萨与薛尔思医生。前者以元首与总统的名分见证新加坡从自治迈向独立；后者则在日据时



位于双溪加株的达兴木业通过全自动设备来提高生产力与安全性，如今达兴木业已搬离原址



克兰芝阵亡战士公坟保留油池村的备战记忆

期担任竹脚医院妇产科主任，进行新加坡首宗剖腹生产手术。

从油池村到组屋社区，从焦土记忆到绿色水道，油池一步步见证市镇的变迁，如今已融入翻沙水道、公园连道与生活走廊的网络之中，成为绿色与活力并行的住宅区。随着油池心苑与双溪加株工业生态区的推进，这片土地将以全新的姿态承载过往记忆，扎根当下，迈向未来。

#### 参考文献：

- [1] 陈映葵，“林邦老区新貌 活跃生活触手可及”，《联合早报》2024年2月25日。
- [2]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探索》，八方文化（2020），ISBN 978-981-1219-78-8。
- [3] 李国樑，“木材业的变迁”，《江河情缘》，新加坡晋江会馆出版（2019年11月），ISBN 978-981-14-3356-6。
- [4] 油池，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油池>，accessed on 23 September 2025.
- [5]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Singapore Memorial, <https://www.cwgc.org/visit-us/find-cemeteries-memorials/cemetery-details/2053500/singapore-memorial/>, accessed on 27 September 2025.
- [6] Lay Hoon Chua,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7vQ4x-7NJX/>, accessed on 21 November 2025.
- [7] Remnants of Singapore's Lost Roads—Lorong Bistari, Remember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5/04/20/singapore-lost-roads-lorong-bistari/>, accessed on 24 September 2025.

#### 题图说明：

开凿盘沙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泥沙冲入主干道路，如今已转型为防洪湿地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 Oil Depot, Pang Sua and Sungei Kadut: A Spacetime Slice of Yew Tee

Yew Tee MRT station, located just one stop away from Choa Chu Kang MRT station, began as a cluster of pre-war fuel depots constructed by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near Stagmont Ring Road. The oil storage sites transformed the once dense jungle into Yew Tee Village, where hundreds of households farmed vegetables and reared poultry. The familiar setting continued until the relocation in the late 1980s. Elderly residents recalled a wartime explosion at the oil depots and believed it was part of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scorched earth" approach during the Japanese armed forces' advance.

Today, Yew Tee is a completely established extension of Choa Chu Kang Town, with several schools situated within a kilometre of Yew Tee MRT station. The district includes Limbang, named after an old rural route, recognised for its flat landscape. The neighbourhood centre, revamped during the pandemic, combines contemporary daylighting with nostalgic shophouse designs, turning its courtyard and spacious plaza into a popular local community hub.

The Pang Sua Canal forms a green corridor along Yew Tee's eastern edge next to Woodlands Road, linking nature, infrastructure and heritage. Previously the railway track connecti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corridor now features wetlands, observation decks, and a 21-kilometre cycling path. The path connects MRT stations, neighbourhoods,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New housing is being constructed beside the canal, but more than two hectares of native greenery were preserved after ecological studies, reinforcing efforts to establish uninterrupted greenery across the town.

Across Singapore, cycling infrastructure has expand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the national network is expected to extend 1,300 kilometres. Yet shared-path etiquette remains a work in progress, with narrow pathways and conflicts between pedestrians and bicycles still present.

The Yew Tee Lifestyle Corridor is located between Pang Sua Canal and Yew Tee MRT station. It is a model of adaptive reuse that transforms the area below the MRT viaduct into community purposes. The newly established gardens, sports zones, relaxation corner and children's water splash areas signify a transition in town planning from a function-oriented to a lifestyle-oriented approach.

Yew Tee's near-term prospect is the Heart of Yew Tee, a "vertical kampung" set for completion in 2026.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lso includes the first hawker centre in Choa Chu Kang town. With one in five residents over the age of 65, Singaporeans are ageing, and this project serves as another live model to support ageing in place and create common spaces shared across generations.

Close to Sungei Kadut, the industrial estates located in Kranji and Yew Tee are among the first industrial zones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after independence. They are undergoing the boldest transformation in decades. A 30-year master plan will restructure the area into zones dedicated to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nstruction and timber sectors, agri-food innovation, and mixed-use waterfront residential districts.

The timber industry, previously focused along the Kallang River, relocated here in the 1970s. However, the sector has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due to a drop in regional timber exports and an increase in prefabrication. Now surviving firms group together in specific hubs such as TimMac and Trend Space or relocated to Malaysia, while recycling industries are based at Kranji Green.

The "Triangle (Bukit Mandai Village)" (三角影) at the junction of Woodlands Road and Mandai Road previously housed light industries, including a Pepsi bottling plant from the late 1960s to 1970s, along with small-scale factories manufacturing office furniture. These were showcases of the earlier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he past of Yew Tee is also inscribed in Kranji War Cemetery. More than 20,000 names of Commonwealth soldiers are commemorated at the cemetery, alongside neglected corners honouring Chinese victims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dian soldiers cremated according to religious customs and civilians who died during the final days of the battle.

Yew Tee witnessed the journey from wartime oil depots to green corridors and from industrial zones to a contemporary vertical kampung. It continues to evolve, bearing the burden of its past while reshaping its urban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 欢度新春 共迎马年

## “新春团拜2026”圆满举行



文·陈洁莹  
图·编辑部

**骏** 马奔腾迎新春。2月19日大年初三，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办的“新春团拜2026”在华族文化中心七楼盛大举行，近600位嘉宾齐聚一堂，在这个喜庆祥和的节日里，互相送上最诚挚的新年祝福。

今年是宗乡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联办“新春团拜”的第12个年头。每年大年初三举行的团拜活动，已成为华社乃至社区的标志性活动之一。今年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以主宾身份主持团拜，出席的嘉宾还包括国防部长陈振声、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等多位政要、国会议员、外交使节，以及社区伙伴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本地宗乡会馆代表、艺术文化团体代表和来自不同族群的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庆佳节。

在华族文化中心七楼多功能大厅，随着主宾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莅临，活动正式展开。首个节目《鼓舞骏声·奔腾狮城2026》由FENG鼓、NADI Singapura和Singapore Dhol Squad联合呈献。这是三组本地艺术团体首次同台演出，带来气势磅礴的打击乐表演。来自不同族群的鼓手在舞台上卖力演奏，配合默契，齐心击出激昂鼓点。这场振奋人心的鼓乐表演为本年度“新春团拜”揭开序幕，现场气氛热烈喜庆，在澎湃而富有节奏感的鼓声中逐渐升温。

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吴绍均率先致辞，向来宾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他回顾了华族文化中心在2025年取得的斐然成绩，包括创下成立以来访客人数新高、社区工作接触人群显著增长，以及拓展国际合作、加大推广力度等。这些成果体现了中心长期致力于推广华族文化所作出的持续努力与创新尝试。同时，他透露中心将于10月对常设展进行大规模翻新，丰富内容与呈现方式，使展览更贴近





由FENG鼓、NADI Singapura和Singapore Dhol Squad联合呈献《鼓舞骏声·奔腾狮城2026》



小财神和小仙女为主宾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送上祝福



更生美术研究会的书画家在现场即兴挥春



醒狮与主宾及现场嘉宾互动

人心，更好地反映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演变。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随后上台致辞。他表示，宗乡总会作为本地宗乡团体的连接平台，自成立以来的首要任务是凝聚各会馆力量，促进协作，并协助会馆与时俱进。人才培养是华社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去年7月，总会与新加坡社科大学联合推出的一系列培训课程，获得会员团体良好反馈，三门课程累计近100名学员参与。蔡会长透露，第四门课程“活动管理与社交媒体运营”将于3月26日推出。学员若在三年内完成任意三门课程，即可获颁宗乡总会与新社科大联合颁发的“社区领袖专业证书”。未来，总会也将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课程，协助会馆顺应时代发展。此外，由宗乡总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举办的“华社领袖班”已于去年12月开放提名，并于今年1月30日截止，共收到逾120份提名，反应踊跃。首届课程将于今年7月正式开课。

副总理颜金勇在致辞中肯定了宗乡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对新加坡社会的积极贡献，尤其是在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与增强社会韧性方面。他指出，当今世界更加复杂动荡，国家面临的考验不只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力，而是社会的稳固、价值的清晰和人民的同心。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文化的认同和根基，必须建立于新加坡的多元社会、共守的原则和共同的未来。”他也

强调了在这个更加分化、更加不确定的世界里，华社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化活动或者会馆发展，而是我们要塑造怎样的一个社会，要把怎样的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都不是向内看，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而且能够有自信的在多元共生中迈进向前。

致辞完毕，锣鼓声再起，26头色彩各异的醒狮依序入场，占据整个舞台。主办方特别安排舞台左右两侧各立八头醒狮，象征“八方来财”。别出心裁的设计为现场送上喜庆的祝福，将华人传统寓意展现得淋漓尽致。舞狮团以动感十足的舞姿呈现活力四射的表演，“平易近人”的醒狮还将狮头凑近嘉宾，让大家通过抚摸醒狮沾沾“喜气”，赢得阵阵喝彩。此次精彩演出由南大龙狮团、国大醒狮团及新加坡理工大学文化坊龙狮团共同呈献。

来自更生美术研究会的书法与水墨画家也在现场设摊，即兴挥春，赠予嘉宾富有华族特色的书画作品。

活动最后，来宾围聚大厅中央举行传统团拜仪式，在吉时互道新年快乐，共致新春祝福。随着镜头定格下这喜庆的一刻，本年度“新春团拜”圆满落幕。

(作者为本刊编辑)



# 春到河畔2026

## 四十周年盛典华丽收官



文·王子安  
图·编辑部

**辞** 旧迎新之际，滨海湾花园再度化身灯海。一年一度的春节盛会“春到河畔”于2月15日至24日在此隆重登场，共吸引超过106万人次到场，超越去年的103万人，创下疫后新高。许多来自国内外的访客慕名而来，携家眷朋友感受华人新年的浓厚节庆气氛。

今年的“春到河畔”迎来四十周年，自1987年首办以来，这项活动已从小型庆祝活动发展成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农历新年盛会之一。四十年来，活动不仅见证新加坡的发展，更致力于传承华族文化和凝聚社区情感。它不仅是一个节庆活动，更是一座文化的桥梁，让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和游客在玩乐中对华族文化以及优良价值观有更深的了解。

“春到河畔2026”继续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

合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新加坡旅游局及人民协会联合主办，延续跨机构协作的传统，共同为公众打造一年一度的新春盛典。

### 盛典启幕 烟花重现

2月15日晚，“春到河畔2026”隆重开幕。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作为主宾主持开幕仪式，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陪同出席。黄总理在致辞时表示，无论时代和世界如何变化，政府照顾国人、让大家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和未来的初心，不会改变。他也向国人表达了新年祝愿，“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马到功成，新年快乐！”

随着黄总理敲响象征吉祥与祝福的铜锣，璀璨烟花绽放于滨海湾花园上空。三分种的烟花秀在激光效果的配合下更显绚丽，瞬间点亮了漆黑的夜空。这是自2020年冠病疫情以来，活动首次恢复烟花盛演。从小除夕至大年初二，滨海湾花园绿坪（The Meadow）连续四晚燃放烟火，吸引大批公众观赏。

## 28组灯饰点亮现场

今年共设28组型灯饰。适逢“春到河畔”40周年，擎天树丛一带矗立的“万马奔腾迎新春”灯组气势磅礴，画卷上群马奔腾，背景融入新加坡政府组屋，象征庆典四十年来紧跟国家发展步伐。这组既应景又富本土特色的灯饰成为全场焦点。

其他马年主题灯饰同样气势昂扬。“龙马精神”以龙马交辉展现活力与奋进；“马到功成”迎宾拱门双马昂首，迎接八方来客。另一边入口处巨大的“40”造型拱门为欢庆四十周年而设，以壮丽设计邀请公众步入会场，共同参与这场庆典。

蜻蜓湖畔，“鱼跃添福”以锦鲤跃动与天福宫相映成趣，呼应“鱼跃龙门”的吉祥寓意。灯组中的“龙门”以新加坡天福宫呈现——这座由新加坡福建会馆管理的百年庙宇，是本地具代表性的福建庙宇之一，象征祝福、庇佑与文化传承。

提到“春到河畔”，少不了标志性的财神爷。绿坪上，经典财神爷灯饰再度亮相，高达20米的财神爷在灯海中格外醒目。今年的财神爷左手高举玉如意，右手捧着生菜，寓意如意生财；周围点缀牡丹与金元宝，象征吉祥与财富，为公众送上新岁顺遂、财运兴旺的祝愿。此外，今年的生肖灯组在设计中融入人工智能的元素，为经典生肖形象注入崭新生命力。

新春佳节不仅是张灯结彩、烟花璀璨的欢庆时刻，也是传递关怀与善意的时节。大型灯饰“感恩的心”以三朵盛放的花朵为主体，花间悬挂着象征祝福的铃铛。访客纷纷投掷钱币，轻敲铃声，许下新年愿望。活动结束后，所筹得善款全数捐赠予新加坡糖尿病协会，用于推动糖尿病预防及患者支援服务。

## 精彩节目 十晚不断

十天的舞台节目内容丰富，涵盖电影之夜、歌台之夜、新谣之夜、S-Pop之夜等主题晚会，每晚呈献不同风格的演出。节目融合传统华族艺术与其他族群表演形式，展现多元文化共融的节庆氛围。

首次在“春到河畔”登台演出的中国甘肃省歌剧院，于首四天带来精彩节目，为庆典增添浓郁的西北风情。歌剧团上演被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的“花儿”民歌，高亢悠扬的旋律展现西北

高原的质朴情怀；《千手观音》舞蹈灵感取自敦煌壁画，舞者以庄严妙曼的舞姿重现千年艺术风华；融合戏曲元素与民族音乐的节目，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勾勒丝路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地新移民组织九龙会于除夕夜首次参与春到河畔，和回响吹打团一起呈献由梁文福博士创作词曲并担任演出艺术总监的全新音乐剧《新游记》，与公众共襄盛举。除此以外，众多本地艺人也轮番登场，包括郭美美、文慧如及张智扬（Tosh Rock）等。每晚的庆典活动在“春到河畔”官方脸书账号上进行现场直播，方便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也能在线观看。

最后一晚的“和谐之夜”，邀请本地多元种族乐团yIN Harmony带来精彩绝伦的演出，为观众带来印度风的自创曲Seesaw和传统华人新年曲子《大地回春》，融合了笛子、印度笛、键盘、手风琴、印度和中国鼓，尽显新加坡各民族的独特文化魅力。

除了舞台演出，现场亦安排多项互动活动。许多携带孩子的家庭前往游乐天地，乘坐本地唯一的双层旋转木马，还体验了其它如旋转飞象、伦敦火车等游乐设施，让一家大小尽享亲子同乐的美好时光。热闹的美食街汇聚了丰富多样的本地人气美食和国际风味佳肴，让大家不仅能玩



ZingO惊鼓人在开幕当晚呈献节令鼓表演《昇》



甘肃省歌剧院呈献舞蹈《千手观音》

好，也能吃好。访客也参与了由更生美术研究会带来的挥春活动，近距离欣赏传统水墨画与年画的创作过程，并带一幅挥春作品回家。现场还有由新加坡灯谜协会精心准备的猜灯谜活动。

新春的喜庆氛围亦延伸至线上，在春到河畔官网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出多个数码游戏、互动比赛及马年主题贴纸系列，并配以趣味十足的本地化祝福语，让节庆祝福通过Instagram、WhatsApp及Telegram传播至各个角落。

## “春到河畔”四十周年特别展览

“春到河畔”于1986年筹办，翌年正式举办首届活动，开启了新加坡大型农历新年庆典的新篇章。至今这项新春盛会已陪伴国人走过40个年头，见证了新加坡的发展与繁荣。

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春到河畔工委会与晚晴园一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联合推出《春到河畔四十周年特展》。展览聚焦灯饰艺术、文化传承及节日发展历程，通过历史照片、影像资料、灯饰陈列与互动装置，带领公众回顾活动自新加坡河畔起步，至今日在滨海湾花园盛大举行的演变轨迹，展现这一庆典对新加坡华社历久弥新的文化意义。

来自于华侨中学、南洋女中、中正中学（总

校）以及心件工程的学生义工为访客提供导览，引领观众深入了解庆典背后的故事，彰显新春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的传承与延续。

## 奉献40年的节目总监交棒

值得一提的是陪伴“春到河畔”走过40个年头的节目总监方百成于今年卸任，并从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手中接过“虚怀若谷，功成不居”奖座，感谢他自1986年以来的辛勤付出，为活动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兼工委委会主席蔡其生也在场见证。

接棒者为春到河畔工委委会成员兼宗乡总会副秘书长卜清鍾。他也代表工委委会在最后一晚向方百成献花致意。现场掌声响起，为这份跨越四十载的坚守送上敬意。

### 题图说明：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作为主宾主持“春到河畔2026”开幕仪式，他在致辞中向国人表达祝愿。（从左依次为：滨海湾花园主席严昌明、宗乡总会会长兼春到河畔工委委会主席蔡其生、主宾黄循财总理、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泉庆）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部分图片见封底）



更生美术研究会带来挥春活动



游乐天地的旋转木马



新加坡灯谜协会为访客准备了有趣的猜灯谜游戏



九龙会首次参与春到河畔，呈献全新音乐剧《新游记》



方百成（中）在蔡其生会长（左）的见证下从徐芳达部长（右）手中接过“虚怀若谷，功成不居”的奖座

# 潜行者之书



文·舒然

## 潜行之初

我们以为，是自己在穿越城市  
殊不知轨道已在暗处写好行程  
卡片轻触，闸门随声解锁  
滴响之间，日常踏入另一种律动

站台屏息，灯影渐次聚拢  
列车贴壁，在轰鸣中滑行  
暗啸如伏兽，于钢脉间震荡  
城市的心跳，在幽暗里生出鼓点

人群被卷入同一股暗潮  
车厢灯白若昼，虚构短暂的时光  
寂然在面孔间次第落定  
唯有铁轨，在地底反复低吟

每次擦肩，都在玻璃上映出碎影  
目光短暂交汇，随即坠入窗外的黑  
沉默随轨道的脉息，一点点散开  
隧道深处，守候那为黑暗安放的光

每个起点，皆是命运摇出的签  
每个终点，都潜藏未启的岔路  
地图摊开，如岛屿密布的经络  
在我心底悄然汇入潜行的诗篇

## 红线心律

红线，贯穿岛屿的中轴  
宛若一根通电的神经  
自兀兰关口的起笔  
直抵滨海湾的心房

它携着晨雾与暮色  
在昼夜交界处反复脉动  
宏茂桥的风筝试探气流  
多美歌的橱窗点亮欲望的余晖

车站逐一揭开幕布  
大巴窑石桌旁，老人缓缓落子  
手势慢得如在抚摸时光的纹理  
轰鸣的轨道替他落下思考的句读

穿梭于站和站之间  
奔走，起身与落座  
在彼此陌生的目光里  
留下短暂却溫柔的注脚

红线既是奔赴，亦是归途  
既是明线，也是暗脉  
在它的昼夜搏动中  
我听见城市隐秘的心律

## 绿线清音

绿线自岛屿深处伸展脊梁  
一端牵引西岸的鸟鸣  
一端迎向东海的潮声  
在钢脉上汇作同一韵律

金文泰小贩中心的热气蒸腾  
伴着铁勺敲击的清脆节奏  
把晨曦与食欲一并端出  
熬成尘世醇厚的暖香

裕廊湖畔，白鸟划过晴空  
在湖心签下洁白的印记  
吊桥的弧影与水波同舞  
炼油塔折射金色的天光

女皇镇的风递来烘焙的余温  
轨道掠过红树林水影  
像一封轻颤的绿色诗笺  
把湿润字句寄往远方

列车在终点收束气息  
潜行者起身，提起行囊  
海风伴着擦肩的背影同行  
承载如浪影般浮起的记忆

## 黄线归味

黄线自文庆驶向勿拉士峇沙  
滋味牵住风的衣襟  
街角弥漫的炊烟里  
味觉被香气重新唤醒

肉骨茶的药草醇味沿轨而行  
慢炖出民族的怀想与风味  
一勺入口，便是归心  
于齿间煨出绵延的乡音

老巴刹的火候从容悠然  
却能把来处煮得厚重  
海南鸡饭的油光，炒粿条的嘶响  
都是串串归家的暗语

潜行者不必探问食谱  
气息里即可辨认自己  
汤碗里的光影轻轻摇晃  
如同岁月捧出的无限慰藉

美味，代代相传  
揭盖，便有蒸汽缓缓升起  
黄线把它们连成脉络  
深情回荡岛屿之间

## 蓝线速写

蓝线沿着港湾的脊背舒展  
在玻璃塔与潮汐罅隙间穿行  
车窗掠过万吨货轮的剪影  
也划过人群瞬息的神情

海湾舫的晨光带着盐与铜的气息  
克拉码头的风摩挲金融城的立面  
高楼阴影与阳光错落之处  
遍洒碎金般的流彩

牛车水拱门下香火氤氲  
咖啡的苦韵漫入旧街  
雾气在廊下聚成涡流  
老区与新城叠合成石阶的回音

地铁贴着地层低伏而行  
宛若翻阅暗影的相册  
学生、工人、疲惫的眼神  
都被海潮无声牵缠

与陌生人短暂对视  
闪过相同的倦意与渴望  
蓝线如同水底的缆绳  
在暗流中打结，又被涛音解开

## 棕线潜行

棕线在摩天楼蓝幕下潜行  
仿佛穿越晨曦倾泻的长廊  
车厢内，一位老人以掌抚过光影  
似在指尖细数生命的年轮

武吉知马的绿意沿轨攀生  
在地层深处化作湿润的低语  
麦里芝湖光顺着铁轨铺陈  
将脚步安藏于水影深处

列车驶入临海街区  
加东之风混合黄姜椰奶气息  
娘惹瓷砖的蓝花与金线  
像丝路遗落的旧梦，暗自生香

双溪勿洛湿地覆满红褐淤泥  
小鳄鱼伏地，瞳仁闪着冷光  
蜥蜴尾巴甩出湿亮的弧线  
仿佛泥滩留下瞬息的印痕

立于海湾舫的站台  
摩天轮与水族馆的灯影相叠  
城市流光溢彩，而我凝视幽深的隧道  
黑暗正孕育下一段隐秘的轨迹

## 紫线和声

紫线贴着海底的回响延伸  
幽井般的隧道里  
汲取四种声波  
如暗涌的潮息，在深处互唤

牛车水的闽南话  
圆润似晨钟荡开的音流  
小印度的泰米尔语  
脆响如手镯触地的乐音

芽笼的马来语  
像椰影暮风轻拍岸礁  
而霓虹深处的英语  
漾开一弯凉澈的月色

车厢摇晃，铁轨缓缓吐息  
两个陌生人指尖偶然相触  
水面般的涟漪扩散  
化作一曲暗合的和鸣

潜行者微闭双目  
聆听四语轮番播送  
仿佛四条河流在此拥抱  
为这座城，唱出同源的合声

## 回旋之心

环线不驰往远方  
它只在岛屿胸口勾勒弧度  
像一颗心低声呢喃  
此地，此地

列车自波东巴西折返港湾  
车门启合，是城市的脉律  
人潮起落，如潮汐翻覆  
终究归于同一片呼吸

窗外楼影彼此叠映  
霓虹反复描摹夜的轮廓  
我仿佛行走在幻境  
每一步都叩击体内的回声

环线如自转的行星  
在脚下缓慢而坚定地吟诵  
它无意追逐终点  
只为守护循环的节拍

我忽然领悟  
有些行程并非奔赴  
而是让灵魂在这漩涡中  
听见心域深处的恒音

## 地名之书

站名是城市的胎记  
每个音节都埋藏往事  
它们并非冷漠的纹理  
而是时间暗流里闪烁的鳞片

武吉知马，虎迹已隐  
山林仍守着湿热与绿影  
铁轨在静默中延伸  
如山谷回荡的幽声

榜鹅的水鸟不再归返  
淡滨尼被水泥与热浪覆盖

如切的椰影逐渐稀疏  
仍渗出旧船坞的咸湿气息

有人把它们当作坐标  
我却视之为岁月印痕  
更名前的旧声，像风中未散的余音  
是归途上最初的呼唤

四语广播一遍遍重读这些名字  
音色清亮，仿佛从未触碰风雨  
而那偶然浮现的遗韵  
在更替之隙，仍泛起微颤的涟漪

## 记忆回廊

在新达城下车，前往勿洛、丹戎巴葛  
以为只是换乘的路径  
却意外踏进一段折起的旧章  
城市的前世伏在名字的背面

站名不是符号，而是召唤  
一声“马林百列”

像旧码头骤亮的信号灯  
在咸湿空气中长久不灭

城市的更名如同洗牌  
总有字词拒绝退场  
宏茂桥、芽笼、克兰芝  
像风中铜铃叮咚作响

你眼里的它们只是术语  
我却听见其中的年轮  
迁徙、命运与归属  
都停泊在一次回潮之内

在这些旧名之间穿行

用脚步默写它们的经纬  
追随余声逐站换乘  
直抵名字最初的泉眼

## 声韵同和

“Next station, City Hall...”  
英语率先响起，如金属轻敲骨节  
清晰而节制  
在空气中划出冷冽的经纬

马来语随之溢出  
词句如椰影间的涟漪  
在尾音处微微颤动  
仿佛风正穿越林间的缝隙

华语第三声扬起  
音调贴近心口  
似灯火深处的一声笑语  
温柔收拢漂泊的脚步

泰米尔语最后抵达  
仿佛自地底涌出的低鸣  
纵然不识其义，却随声波屏息  
与车厢一同归于静寂

四种声语依次而至  
如四颗星辰点亮车厢  
携带各自的来处与归途  
汇入同一片岛屿的穹苍

## 坐标之光

红线、绿脉、蓝影、紫迹  
四条轨道在岛屿体内交织  
如经络在深处舒张  
为日常镌刻分秒不差的脉动

四种语言依序回响  
宛若海潮轮番拍击岸礁  
昼与夜被反复冲刷  
归属与漂泊的界限渐隐

排队的身影  
如整齐而无声的诗行  
让座的动作  
似一盏盏微光温柔的点亮

窗口闪过的倒影  
由零散的姿态拼合  
在刹那间定格  
如高楼轮廓在光中骤然显现

月台脚步  
与列车的心律对齐  
一次短暂的目光停驻  
照见归途的坐标之光

### 节律之岛

晨曦乍现，滨海湾亮起第一道光  
首班列车自隧道滑出  
如岛屿的心脉初次跃动  
为日常奉上奔赴的鼓点

淡滨尼的老人，倚靠车门  
拐杖的纹理深过掌纹  
纽顿的青年低首伫立  
耳机里滴落异乡的雨声

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  
次第回荡，似晨钟晚磬  
将漂泊的心逐一唤醒  
汇成车厢里同频的潮息

牛车水的红灯笼，在站厅轻摇  
武吉士的霓虹，被反光折叠成流彩  
一次次让座与擦肩  
皆化作轨迹里温润的余韵

风自隧道深处涌来  
托举列车的啸音  
疲惫与盼望并肩而坐  
钢轨的节律替我们说尽沉默

### 命运之线

列车驶向机场  
把“再见”暗藏在铁轨的低语里  
行囊排成一列  
每只硬壳，都封存折叠的心愿

车窗上映出两张面孔  
一半迎向抵达，一半背向别离  
有人推门而入，有人悄然转身  
也有人，从此缺席

这条支线，循着命运的暗脉延展  
我在此放慢心律  
从乌节、武吉士驶向樟宜  
城市的轮廓在窗后渐次褪去

仿佛被夜色串联的浮灯  
在记忆深处闪烁成停顿的音符  
每次告别，都是命运的一次删节  
归来，却是生命改写的篇章

我在终点站下车  
未曾登机，胸腔却空落一隅  
风声在其间低低回旋  
城市将灯火钉在不眠的夜幕上

### 潜行终曲

铁轨深埋，像一根在黑暗中忽明忽暗的神经  
自最初的落笔，到今日的奔行  
它贯穿城市的骨骼，也牵系人心的潜流  
带着最初的誓言，在时光中低声回响

车站是节点，月台是逗号  
广播是日常的语法  
每一声提示与停顿  
都在倾诉未来的隐语

有人在武吉班让换乘  
有人在市中心周旋  
也有人在暗处默写无声的轨迹  
命运早已隐匿在地图的底纹

行程描绘路径，时钟安排抵达  
归所，却不在任何标注之中  
它常常潜伏在一次迟疑的回望  
或未曾下车的沉默里

而今，列车仍在岛屿深处疾驰  
像最初被触及的那一层底色

当最后一站悄然抵达  
驶过的，不只是列车  
还有潜行者  
在黑暗中，被重新唤醒

附：《潜行者之书》源于我在新加坡多年的沉潜观察。在我眼中，地铁线路并非单纯的交通动脉，而是一张岛屿的隐形地图：描摹着现代化的脉动、族群共存的呼吸，也铭刻着无数普通人悄然生长的命运轨迹。正是这些日常里的微光与暗涌，促使我写下这首长诗。

# 《源》

## “本土文学”栏目

为进一步推动本地文学创作，《源》杂志将于2026年对“本土文学”栏目进行全新改版。栏目将不再设立“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而改为全年常设征稿，持续征集小说、散文与诗歌作品，鼓励创作者以文字书写本土故事。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散文、诗歌（须为未曾发表、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小说、散文约4000字

诗歌约1200字（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录用：《源》杂志编委会将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刊登。作品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声明：投稿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所有条件与规则，方可参与征稿。

欢迎广大文友踊跃投稿，以文学之笔，共同书写本土故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  
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 投稿方式 —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 — 稿件录用 —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  
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若想阅读更多往期精彩内容，请登录网站<https://sfcca.sg/yuan/>，或者扫描二维码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欧雅丽 电话：6354 4078 电邮：yali@sfcca.sg





# 如意生财

① 大型烟火表演疫情后首次回归，连续四晚点亮活动现场  
 ② 专为“春到河畔”40周年设立的拱门  
 ③ 活动访客人数创下新高  
 ④ 访客往“感恩的心”灯饰投掷钱币，许下新年愿望

⑤ 首次亮相的人工智能生肖灯组吸引了不少访客驻足  
 ⑥ 黄循财总理与负责导览的学生义工合影  
 ⑦ 20米高的“如意生财”财神爷